

中國文課本菁華

第一冊

MBT
67034.3
130
3

第一册

第三版

No 685

中國文課本菁華



3 2173 0029 6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6000 7-35

敘

啟明女校。創始於前清丙午之紀。丁未秋余受稜中之聘。歸自燕北。得觀學其中。時女界震日光開。大有欣欣向榮之象。迄今十四年矣。謬承外界矜推。負笈擔簦。極翩然來思之雅。其中如班惠左芬。謝絮景蘭之擢秀者。時露靈光。眞俞曲園所云。清淑不鍾於男子也。顧天資人力。各有難齊。其所讀之書。以下里而上就陽春。或以生知而下儕困學。鈞陶所及。豈能合大冶爲一爐。而近

時課本所編。又難曲合軌轍。校長及國文監理。知大小各班。程序之不可紊也。特商請院長。及校董潘公。介余編定本校合度之國文。自周秦漢魏至今。凡文之通達可解者。由淺及深。分爲四集。名曰國文課本菁華。適合四年程度。文中偶有僭謬篡易之處。但期爲利於初學。與名山之專集不同。編旣成。用述數言。爲發刊辭之緣起。知我罪我。一任悠悠者之私議而已。

民國八年梁溪酒匂鄒弢誌

凡例

一國家自行新法。教授國文。課本選刻甚多。雖程度適符。而體例或不免歧異。本書則取秦漢至民國名賢專集。及各家所編課本。凡文理通順。無艱澀轉注之病。學生易於解悟者。一概列入。適合中學高等豫科本科之用。不歧不複。讀中學高等教科書者。得此善本。其餘似可一掃而空。

一是編分爲四冊。第一冊文理逕直而淺。第二冊淺深合宜。第三冊漸入深奧。第四冊最深。然皆掃去佶屈聱牙之病。學者宜從第一冊入手。由淺及深。循序漸進。

一此編專選文理通達。凡意思拙奧艱深。如亂之訓治。（亂臣十人）

可之訓何。(雖悔可追)適與本意相反者。概不入選。或竟改之。
一 名人編輯課本。往往以時代分次序。此書不拘常格。但文之篇幅
短長。須教員於授課時。自行酌定。

一 恪守陳舊。爲全球謹愿人富有之性質。凡前人所遺。往往不敢更
易。此編專爲學生引導文理起見。與名山著作不同。故凡錄用成
文。間稍有節改之處。如賈誼過秦論。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將敲扑
鞭笞倒轉之類。蓋祇期學者直解貫通。不在淵博。其文之原評。亦
或不全照錄。但以學究纂易先達文章。不無狂謬。惟此書重在啟
導學生。不獲已而出于僭易。幸君子恕之。至名賢之專集。大文自
在名山也。

一每篇於地名國名作「」。人名作「」。帝王年號作「」。文之佳者作「」。

次者作「」爲記。以便學者一望而知。

一古體文字。爲小學之專門。學生不易記辨。如禍之作旤。向之作鄉。天之作諷。地之作塋。抗之作伉。俊之作峻。此書一律不用。

一評解註釋。有掇拾前人或今人者。有新增益者。有將舊註舊評刪節者。均不加以標別。若前後或有互見之處。則後畧前詳。或註明見前。以免詞費。

一文經轉載。或有差訛。茲書但取其通。不加考證。蓋教科書專求文理。與考據學不同。故考證處。往往從畧。

一每篇結構之法。如有特色處。間或加以評語。以表作法。其篇尾之

評。或用原本。或加新說。均不拘拘一律。

一 原文中所用虛字。與今時習用虛字。稍有勉強。如自餘之爲其餘。不者之爲不爾。人焉之爲人也。及在三四句虛字重出者。間或節易一二。以免誤會。而利初學。惟其中多節易者。均於題下加一節字。

一 坊間教授法一書。固爲穩妥教育美意。然仍爲儉腹者設也。此編不別定教授之法。以期師長之得人。

一 此書雖爲啟明本校編定。然他校程度。或未必不同。苟能循序以求。庶可免於躐等。

一 此書已經院長及諸司鐸審定。萬一或有不合。幸恕而教之。

中學
國文課本菁華第一冊目次

史記五帝本紀	一
國策顏率愚齊	四
梁啟超論稚子	七
梁啟超論少年之責	八
梁啟超論統袴子弟	一〇
國策王斗說齊王	一二
國策鄒忌譎諫	一四
檀弓杜蕢揚鱗	一六
國策張儀破從	一八
國策唐且不辱使命	二〇
袁枚戲答慶都統	二二
呂祖謙介之推不言祿論	二四

俞樾上曾國藩爵相書	二八
陸游書鄭謝二公事	二九
彭端淑爲學一首示子姪	三一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三二
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	三五
司馬光葬論	三六
魏校與余休	三八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四一
國策燕王讓國致亂	四三
湯來賀王彥章論	四六
王闔運湘雨樓詞序	四九
袁枚與程原衡書	五一

方苞書孫文正傳後 五三

沈昌直靈芬館遺址記 五五

韓愈畫記 五七

歐陽修春秋論 六一

袁枚上座主虞山相公書 六四

司馬光訓儉示康 六五

宋濂李疑傳 六九

袁枚答澗泉書 七二

顧炎武復庵記 七四

歸有光陶庵記 七六

楊鳳苞黃貞文傳 七八

張謇論嚴格教育旨趣書 八〇

柳宗元蝟蠖傳 八二

劉基養蜂 八三

羅隱英雄之言 八五

劉大櫟無齋記 八七

蘇軾答李端叔書 九〇

許葭湄向玉田縣知縣李借銀 九三

袁枚戲題小像寄羅兩峰 九四

吳敏樹說鈞 九六

柳宗元觀八駿圖說 九九

方苞與王崑繩書 一〇一

許葭湄與龔未齋書 一〇三

陸容阿留傳 一〇四

張溥論祖述北伐 一〇六

林紆記九溪十八澗 一〇八

別

歸有光筠溪翁傳	一〇九
王夫之漢文帝 <small>召李布諭</small>	一一一
梁啓超劉光第傳	一一二
嚴虞惇送龔汝量 <small>之崖州序</small>	一一五
姚鼐劉海峰先生傳	一一七
梁啓超楊銳傳	一一九
元結右溪記	一二二
姚鼐望溪先生 <small>集外文序</small>	一二三
柳宗元宋清傳	一二五
國語申胥諫許越成	一二七
梅會亮阮小咸詩集序	一二九
姚鼐遊媚筆泉記	一三一
姚鼐左仲鄧浮渡詩序	一三二

方苞遊豐臺記	一三五
姚鼐金焦同遊圖記	一三八
柳宗元愚溪詩序	一三九
梅會亮遊小盤谷記	一四二
柳宗元袁家渴記	一四四
柳宗元送薛存 <small>義之任序</small>	一四五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一四六
韓愈雜說	一四八
周容小港渡者	一四九
朱穎與唐彥峰	一五〇
羅隱辯害	一五一
劉向齊義繼母	一五二
左傳子革對靈王	一五四

柳宗元論語辨	一五八
蘇洵木假山記	一五九
魏學洙核舟記	一六一
柳宗元零陵郡復乳穴記	一六三
王先謙南菁沙田記	一六五
陳祖范忠義辨	一六七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一六九
左傳駒支不屈于晉	一七一
蘇軾日喻	一七四
方孝孺指喻	一七六
韓愈送王秀才序	一七九
唐順之竹溪記	一八〇
歸有光菊窗記	一八三

李白秋 <small>日在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small>	一八五
歐陽修峴山亭記	一八七
方苞原過	一八八
張說寶尚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一九〇
宋濂王冕傳	一九一
梅曾亮劉忠義傳	一九三
國語襄王不許請隧	一九五
張溥五人墓碑記	一九八
文震孟邢布衣傳	二〇二
歐陽修伶官 <small>傳敘論五代史</small>	二〇三
王安石臨川 <small>吳子善墓誌銘</small>	二〇五
元結菊圃記	二〇七

中國文課本菁華第一册

梁溪翰飛鄒叟編

史記五帝本紀

司馬遷作，父談，世為太史司紀事，居龍門，生遷，遷好遊，後以李陵案坐罪，受宮刑，乃作史，故曰龍門史。又曰腐史，指刑後也。○大戴禮以黃帝、

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按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堯紀舜紀不詳。

黃帝者少典之子。

黃帝號有熊。

姓公孫名軒轅。

黃帝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曰軒轅。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為姓，居軒轅之丘，因又

以為號，本姓公孫，長居姬水，改姓姬。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而敦敏，成

而聰明。

成年二十成人也。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蚩尤

作亂。

俗傳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皆無稽之言。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

振，整也。

治五氣。

五氣，五行之氣也。

藝五種。

藝，樹也。撫萬

民度四方。度四方而安撫之。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涿鹿，山名，在涿郡。禽殺蚩尤。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諸侯咸尊軒轅

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此四人皆帝臣也。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曰后，於是求得風后於海隅，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以為將。○風后黃帝之三公，作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一曰玄囂，二曰昌意，此二子其後皆得天下，昌意生高陽，有聖德，考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

帝顓頊高陽者。顓者，專也，頊者，信也。高陽，有天下之號。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昌意以德劣，降居若水，為諸侯及顓頊生，十年

佐少昊氏，二十年登帝位。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載，行也。依

鬼神以制義。鬼神聰明正直，因制尊卑之義。治氣以教化。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民也。潔誠以祭祀。北至

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

流沙在張掖

東至于蟠木

東海有山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

故曰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平而服屬

帝顓頊生子曰窮

蟬

本紀窮蟬即帝舜之高祖

顓頊崩

顓頊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

玄囂

亦黃帝之子

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

帝嚳高辛者

嚳者考也成也

黃帝之曾孫也高辛

本作橋

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帝嚳高辛

姬姓也其母生嚳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爰齠亂有德年十五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

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娶陳鋒

或作豐

氏女

帝嚳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郤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媯氏女曰簡狄生高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嫫毘氏女曰常儀生帝摯

生放勳又娶嫫毘氏女生摯

嫫毘辰名古之天官也

帝嚳崩

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摯代立九年

不善崩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史筆與論說不同論說須有精意氣魄亦當雄渾史筆平鋪直

敘堯舜之紀不詳者。尚書有堯舜二典。讀書者皆知。不必贅也。

國策顏率愚齊

國策三十三篇。周末名人所作。以劉向所定本為良。史記多本此書。

秦興師臨周

周顯王三十三年。

而求九鼎

夏禹收九州之金。每州鑄一鼎。遂為重器。

周君患之

周君應作周王。惟原文是君。

以

告顏率

音力。周人。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

借字即求字意。

救於齊

看他如何設法。

顏率至齊

謂齊王

姓田。名辟疆。諡宣。

曰。秦之無道也久矣。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

臣內自畫計。謂以鼎與秦。不若歸之大國

當面討好。先以利誘之。

夫存危國。美名

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

次以名歸之。兩說並進。容易上當。此等語氣。皆是遊說之風。

齊王大悅

大悅二字。反振收筆。

止字。齊王入穀了。且慢快樂。

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即田臣思。齊公族。

將以救周。而秦兵果罷。齊

將求九鼎

此句為過渡文章。非此句不能有下文。

周君又患之

既要他人助力。又不捨得九鼎。食言而肥。小人往往如此。

顏率曰。大王

勿憂。臣請東解之。胸有成竹。顏率妙人。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

臣父子相保。願獻九鼎。正面說法。妙在並不抵賴。不識大國何塗之從。妙在先開口問他。教他自說。而致

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猶言取道也。於梁。魏國。老實話。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暉臺。或云即范臺。之下。少海。一作沙海。河南開封北。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

必不出。恐嚇一句。再說下文。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調換得敏捷。對曰。不可。楚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音攝。河南葉縣。一作章華宮。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再恐嚇一句。務逼到無可取鼎。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反問一句。亦妙。然是呆話。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

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醢。音醢。音絕。瓶也。壺醬甄。音甄。瓶也。可懷挾提挈。以致齊者。

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水流也。然可至於齊者。從遠處說來。是誑話。亦是實話。昔周之伐

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鼎當用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

師徒器械

大言炎炎，說得萬難辦到。

被以帛綴甲服之。

具所以備者稱此。

說到取鼎艱難，萬不能致，以止其貪。

今大王縱

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

仍是順他心事。

齊王曰。子之數來

者。猶無與耳。

妙絕。豈敢。

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

命。還是嘴硬，說出此三句，舌端可畏。

齊王乃止。

收得簡捷，筆法老當。

顏率舌辨。無理取鬧。凡國策文章。但圖氣勢。與左史不同。故此

篇多尙霸氣。所謂偏鋒文章也。篇中問答之詞。但爲行文蓄勢。

否則將取徑於梁。取徑於楚。又云寡人將何塗之從。又云猶無

與耳。齊王必不如是之呆笨。蓋不如是不能顯顏率之食言也。

故作文千變萬化。須先將文理照應。方可下筆。

梁啓超論稚子

節○梁君字卓如，前清舉人，任民
國司法總長，粵東人，新學名家。

稚子之性最易遷。厭故喜新。其恆態也。凡新奇之事物。爲彼所未得。或未嘗經歷者。必欲一得之一歷之。然後快。及其既得既歷。則厭倦之心。卽隨而生。此事物幾經艱辛曲折而始到手。則轉瞬忘之。而棄之如遺。不復顧矣。稚子又最好虛榮。好文飾。襲綵衣。施雜佩。則侈然驕其儕輩。以爲好看體面。長者一語之獎。一物之賜。則沾沾自喜。此卽驕傲之性。失之則羞憤若無所容。彼其胸中洞洞無物。因無世習之歷練。又記性稚弱之故。無所以自重於內。故惟思飾耀於外也。程度幼稚之國民。惟以爭門面爲第一義。侈然

號於世曰。吾立憲國民也。吾共和國民也。不問其立憲共和之內容

如何。一若楊蔡發表之意。此徽號。以高視闊步大模大樣也。於宇宙間。則人即莫

敢余侮。其個人之自視也亦然。雖以爛羊頭之關內侯。後漢書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

關內侯。言官之濫也。雖以不值一醉之大將軍告身。告身。言封誥也。而豔羨之。競爭之。一得

一失。若不勝其榮辱也者。此穉態之常軌也。

想入稚子心理。讀之輒然。

梁啓超前見論少年之責

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

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

言中國四萬萬人皆安坐以待亡國，而少年獨振新奮起，爲衆抵抗。

則

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

三用毋使字，文勢充暢。

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

有合羣之獨力。則獨力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

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

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

連用五個知有，學者知此，但患才多矣。

所以治身

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意明詞達。先生文筆。往往爽快絕倫。試讀此二篇。豈非如白傳

之詩。老嫗都解乎。

梁啓超

前見

論紈袴子弟

節

西人之養子也。育之使長成。教之以學業。令其足以自營自活。父母之責任。如是而已。及其既能自營矣。自活矣。則析而居之。他日父母

遺產之能屬於己與否。非所知也。故其故家子弟。皆絕依賴根性。

自立

之人。須先
除此病。

無敢託庇前人餘蔭。以自暇逸。中國不然。家有數畝薄田。其

子弟輒驕奢淫佚。一無生業。而豪宦豪商之裔。更不待論。又以同居不析產爲盛德。矯僞相效。

斷定
罪案。

往往有一家丁口至百數十人者。假

使其家有萬金之產。則其百數十人之婦女子弟。皆囂囂然曰。吾之

家乃萬金之素封家也。曾亦思此萬金者。析之爲百數十焉。各人所占能有幾何。此百數十人。皆以萬金之奉。自奉。概乎言之。議論透闢。而於家中生計。絲毫不負其責任。更深一層。吾見所謂故家名門。若此者。比比然矣。又不必故家名門也。再推開一層。卽以尋常論之。大率一家之中。其生利者不過一二人。而分利者動十數人。夫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自養焉。雖中下之材。猶不至於不給。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養十數人。雖賢智未有能善其後者也。故不得不歲耗其母財。以爲消費。而遂以陷於困窮。

將生利分利之病抉出。而歸咎於依賴性質。當頭棒耶。清夜鐘

耶。凡執袴子弟。其念之哉。

國策前見王斗說齊王

周之齊人。修道不仕。與顏觸同時人。

先生王斗。

齊人。

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

司招待之闔人也。

延入。王斗曰。

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先問一句。辨士口吻。使者復還報。

王曰。先生徐之。

言且緩也。

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

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

言所聞於人者太過。

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

此爲拂逆之詞。

宣王忿然作色不

說。與下文說字相映。

有問。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天子受籍。

與之執據也。

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

此又爲順遂之詞。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惟恐夫隕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

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將四項陪起下一項。

文情曲折。先君好士。王不好士。說得惡極。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亦說得狡獪。

王斗曰。世無騏驎耳。詩鴛我騏驎。騏。文也。驎。馬色獸也。騏。馱。周穆王八駿之一。列子作緣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

郭俊。一本作遂。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古美女。西施。吳王妃子。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更說得惡。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

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斛音。王曰。何謂也。王

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習威儀而不直者。而使工者何也。說得宛轉有骨。爲能

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

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能言。宣王亦能言。兩人辨言。煞是好看。

國策前見鄒忌諷諫

鄒忌齊人修長也八尺有餘。而形貌同貌。眈音逸麗眈麗言有光艷。朝服衣冠朝晨也服著也。窺鏡。謂

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一。問法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法答

一。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插注一筆妙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

與徐公美。二。問法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二。答法且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

之。吾與徐公孰美。三。問法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三法明日。徐公來。熟

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作兩番寫妙暮與朝字旦日明日相映此情文相生之法寢

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

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

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

徐公。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

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情理固然，耐人深省。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

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令之辭，三疊應上。令

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

欲言無可進者。文亦三變，○齊王固自虛心，敘處似形容太過。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不待兵也。○

鄒忌將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正欲於此。參出微理。千古

臣諂君蔽。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

檀弓杜黃揚解

左傳作屠蒯。檀弓。周。魯人。見禮記。揚。或作排揚。舉杯而起也。觶。酒杯。古人以角爲之。

知悼子

晉大夫知罃

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

與君同飲

鼓鐘。

作樂侑食也

杜黃

快

自外來。

有心入內

聞鐘聲曰安在。

驚怪之辭

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

入字對下出字。升字對下

降字

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坐。跪也。○凡三酌。既罰二子。又自罰也。

降趨而出。

布成疑陣。妙人妙用。

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

爾言。

言爾初入時。我意爾必有所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知悼子在堂。

在殯也。

斯其爲子卯也大矣。

君主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食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

體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句法婉而多風。

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詔告也。○責其曠職。

爾飲調何

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調爲近習之臣，貪於

飲食而忘君之疾。日。○責其徇君。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

供

又敢與

預

知防。

是以飲之也。

匕，匙也。宰夫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自責其越分。○三對已注意晉君，特口未道破耳。

平公曰。寡人亦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

頓地。開悟。

杜蕢洗而揚觶。

志○揚舉也。觶，罰爵，盥洗而後舉，其潔且敬也。○杜蕢至此，快心極矣。

公謂

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欲以此爵爲後世戒。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

之杜舉。

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日杜蕢所舉也。○住句閒情點綴妙。

平公失禮燕飲。使杜蕢入寢而直斥其非。未必卽能任過。乃三

酌之後。竟不言而出。先令猜疑。不知爲何故。及一一說出。乃不覺爽然自失。此易所謂納約自牖。終無咎者也。文甚奇幻。

國策 張儀破從

見前 戰國七雄，秦齊楚燕韓魏趙，以齊楚燕韓魏趙六國攻秦曰從，以秦攻六國曰橫。

張儀魏人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昭王名平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子襄

恤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山西山名之塞。乃令工

人作爲金斗勺之方者爲斗。長其尾。令持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

曰。酒酣樂進。熱歡音啜。卽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廚人進斟

羹汁也。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音雞自刺。故至今有

摩笄之山。在涿鹿縣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

也。且以趙王爲可親耶。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武靈王已入朝音潮。滹池獻也。河間漳河之間。今河間縣。以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王惠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卽恆山。之尾五城。

戰國時辨士。以張儀爲最。但知一己利害。全無道德心腸。卽此

可見一斑。故六國之亡，非亡於秦，亡於遊說之士也。

國策前見唐且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政使人謂安陵魏之附庸，即古鄢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

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音沮，平聲，使於秦。秦王

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問得緊要

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

先據高一筆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純以威力壓人唐

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

豈直五百里哉。答得駭怪出奇，滿身是膽。秦王怫然怒。與下文色撓作反映。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

子之怒乎？純以威力壓人，無可設法，故另說此句。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假作不知妙。秦王曰：天子之

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說得可怕，豈知無用。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說到此句，已定主意。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言去其帽，赤其足也。以頭搶地，撞突也。爾爾，奚落得妙。唐且曰：此

庸夫之怒，非士之怒也。夫專諸、刺客。刺之，刺王僚，吳王夷昧子。也。彗星襲月，聶政

之刺韓傀，韓相。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吳王子。也。蒼鷹擊於殿上，

此三子者，筆下一頓。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也。福禍也。降於天，與臣而將

囚矣。此句突兀可畏。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言刺死秦王，天下人皆服喪也。今日

是也。咄咄逼人，可畏之至。挺劍而起，手腕靈捷，嚇殺險殺。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

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與博浪之椎。荆軻之劍。同一可畏。然恐當日未必如此。亦圖行文之快耳。

袁枚戲答慶都統

袁枚前清翰林，號子才，別號隨園老人，錢塘人。

來札念我今歲有秋。可免飢寒等語。具見相愛之深。惟札尾有荷包業已製就。專等詩來再寄之言。立案以為辨駁地步。則山人不以爲然。一句駁倒。夫周鄭交質。見左傳。衰世之文也。朋友先施。見中庸。聖人之訓也。引用兩典，立論何等正大。世兄不法聖人而學衰世何耶。若寄一荷包。必索一詩。倘寄一冠一靴。必索一

賦再如四世兄之寄我一袍一褂必索我萬言書矣。徵求無已。山人

比受飢寒爲更苦。昔淳于髡齊人戰國辨士笑以一孟飯一鮒魚而祝得穀百

車。見史記以爲所持者約。所望者奢。豈不聞古人有獻一字而索千縑。

得一詩而贈二婢者。較之荷包。其厚薄不大相懸殊乎。在世兄身爲

都統。閱武操兵。軍士射中一箭。卽賞一銀牌。此賞罰嚴明之號令。平

時用慣。故以待軍士者。移以待故人乎。須知有挾而求。孟子所戒。挾

賢挾貴。且不可。而況於挾荷包乎。妙極絕倒且荷包雖華。不過婢女之手

爪。更深一層。的是辨才詩雖劣。恰是老叟之精神。世兄以老叟之精神。易婢女之

手爪。是重婢女而輕朋友也。利口可畏若使世兄竟能捨都統之長槍大

劍而手執女子之一針一線。親繡荷包見贈。此等辨才，無不失笑。則雖換隨

東方朔無此滑稽。

園十首詩。亦下情所願。然而名將用兵。知已知彼。在僕不敢強男作

女工。貽世兄以巾幗婦人之辱。司馬懿不敢出戰，諸葛亮以巾幗貽之。在世兄豈可以阿瞞相

待。欣欣然於小鞶囊也哉。閒居無俚。戲作駁數行。于犯麾下。妙如怒

之。則荷包永遠絕望。如悔過。則荷包作速飛來。詩之有無。問荷包便

悉。

此等信函。須施之極熟親密之友。最爲開發心思。

呂祖謙介之推不言祿論

僖公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避亂亡外十九年，秦穆納之於晉爲君，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亦弗及，推謂獻公之子九人，所存唯君，天未絕晉，主晉祀者，非君而誰，乃二三子以爲己力可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旌以縣上之田。○此選東萊博議，係宋呂祖謙伯恭所作。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慮。一掃而空。心開目明。頓還舊觀。暑風旱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饑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雩游。不足以喻其清也。以上起筆意思凌空似不知其所指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

諸臣。駢首爭功。子犯之受璧。顛頡。魏犢之縱焚。要切狼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

真是筆致玲瓏令人眼光注定

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

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桓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識見真筆頭刻乃有此文凡人之情。既惡

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千秋定論。如老吏斷獄然

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爲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爲狷介也。論入深際。刻毒之言。今旣不得祿。而爲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苛刻之言。卻有正理。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言之何其深刻耶。竊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讀書得間。方有此言。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忿詈。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逞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爲此言矣。人不

我舉必曰此人不足附也。未嘗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

則必不爲此言矣。

以上兩排有兩意，點醒用意。

同是時也。用我則爲治。不用我則爲亂。

同是人也。舉我則爲賢。不舉我則爲愚。何其無特操耶。推吾所敬也。

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

層層說入。

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母

子之間。真實底蘊。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爲

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己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

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爲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

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爲而生。身

何爲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

介推之隱。固近矯激。非人之恆情。文即從矯激着想。十噴十醒。使介之推無可置辭。

俞樾上曾國藩爵相書

俞樾字蔭甫，前清翰林，浙江德清人，著述甚富。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

建旌之堂，總督署也。

一豫一游。

見孟子。

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事。

敘觴咏之幽情。致足樂也。憶袁隨園

名枚。

上尹文端

名繼善。

啓事云。日落而

軍門未掩。知鐙前尚有詩人。山遊而僚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樾

以山野之服。追隨冠蓋之間。頗有昔賢風趣。而吾師勳業。高出文端之上。奚啻倍蓰。則樾之遭際。亦遠越隨園矣。至於玄武湖

在金陵。俗名後湖。

上。

麟趾洲

在金陵。

邊。屈使相之尊嚴。泛輕舟之容與。紅衣翠蓋。掩映其間。

琢句

此樂尤爲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而竟不成。亦見詩脾之

澀也。幕府諸賢。未識誰工繪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泥蹤跡否。樾已於十四日抵滬。卽擬還蘇。敬奉箋陳謝。不盡萬一。

閒情雅致。從官俗中寫來。格外出色。

陸游書鄭謝二公事

陸字務觀。號放翁。南宋山陰人。以寶章閣待制致仕。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雜

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

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磁之粗者或遺以銀盃。

辭不取。好強客奕。本性使然。非習慣也。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

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

如是幾二十年。謝昌國名諤。新喻人。官煥章閣學士。著聖學淵源六卷。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

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

客至。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

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予所鄉慕也。予

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或可力貧學昌國

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書一瑣事。亦具見高人風致。當今世界潮流。人心不古。此等人格。已如景星卿雲矣。

彭端淑爲學一首示子姪

端淑字樂齋，四川丹稜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白鶴堂集。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

兩句雖似平常，然不

易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

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傳於魯也。鈍之曾參。然則

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以下以比喻引證。非真有其事也。蜀之鄙有二僧。一貧一富。貧

者語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今浙江普陀山。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

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如此何能往。行文之波折。

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蜀之去南海。不知幾

千里。富僧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

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以至自敗者也。昏

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故能成功也。

最足醒人。妙不詞費。與馬援誡兄子書。筆墨不同。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僧人。與永叔極相得。○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為諫官。以論事切直。

出知濬州，召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充國公。諡文忠，有唐書，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行于世。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佛而通儒術。即所謂無疏筭氣者。

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名延年，工詩好酒。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非言不擇美惡，言和善也。

必皆盡其忻懽。以曼卿之和，形惟儼之介。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者，無貴賤

一切拒絕。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

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

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各持一說，各有道理。以此一時賢士多

從其遊。居相國浮圖。僧寺名也。不出戶十五年。士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

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肯一往干之。風骨不凡，是上流人物。然嘗竊怪平生所交。

雖皆當世賢傑。而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立功。走萬里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安能酣豢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至理名言。我輩聞之。平心下氣。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駭得極是。天下人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方外人烏足知之。然惟儼雖傲。退偃於一室。而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此篇到底不脫曼卿文法纘密。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

已表其慕。願爲我序其文。俾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公會爲釋秘演作序。以石曼卿爲緯。此篇亦以曼卿爲緯。雖不及秘演之空靈。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

節○司馬光字君實。別號涑水先生。世稱溫公。宋熙豐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青苗助役法之不便。哲宗立。

擢爲左僕射。功業未竟而卒。諡文正。從祀孔廟。著有資事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傳家集八十卷。家範十卷。稽古傳二十卷。涑水紀聞十六卷。

昔白樂天

唐人。名居易。

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故第也。

元豐中。文潞公

宋相。名彥博。

留守西都。韓國富公在里第。其餘士大夫以老

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襲其地乎。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勳業閎大。顯榮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

雍客華貴。洵爲盛世之音。

司馬光

前見葬論節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之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

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讀此而不爲動心者。非人情也。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

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逼進一層。更使曉者無可置喙。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

光明俊偉。文如其人。○後之信堪輿者。當以此爲座右箴。

魏校與余佺

魏校字子才。明崑山人。官太常寺卿。○余佺未詳。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十有三年矣。若此與

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

南北朝廬江孺人，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母歿哀毀逾禮，時值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初喪之日，所居屋不蔽風，日兄子

伯輿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有故不得葬。尙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

辜

古罪字。

人耳。况無故而不葬。辜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

服。今汝兄弟俱釋衰

倉回切。

絰

杜結切，衰絰俱喪服也。衰，同縗，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絰，喪服用麻之在首

在腰者也，或亦以葛爲之。

從吉。施施焉。于于焉。

自得之貌。

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任在汝尤重。

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

不得安其體。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虜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

何心。煥求我作墓志銘。吾平身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

墓。遜菴葬。李敕弭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

今老矣。豈可獨爲令先公破此例耶。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尙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耶。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

汝兄弟以無理銘爲辭。差讀如癡池不齊也。此作遲緩解。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

代汝作壙墓穴也。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

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卽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遄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

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

字說。古者二十而冠，既冠而字，字之取義，則爲之說焉。清文讀本有甘衷素字說一篇，卽此例也。文言圭之字爲朝信，已得當，故不著字說焉。

義正詞嚴。今之惑於風水而緩葬者，宜如何愧汗交下也。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公羊名高，周人子夏弟子。

外平不書。前楚鄭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指華元字反對君而言也。○提出主意。何大其平乎

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先插子反語作敘事，文情妙絕。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上城具。○相見便奇。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憊，疲極也。曰。何如。問憊狀。曰。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炊之。竟以實告。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倒句妙，若言憊甚矣，便無味。雖然。雖如子言。吾

聞之也。圍者見圍者，拊馬而秣之。以粟飼馬曰秣。拊者，以木銜馬口，使不得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肥，謂馬肥，示飽。

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也。怪其以實告子反之心已動。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

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說出實告之故。

尤足動人。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令勉力堅守。已心許之，而語絕不露妙。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亦以實告。捐而去之。反於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

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

憊。覆前語，不變一字。雖然，文法最紆徐有韻。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本將去而歸，轉欲乘其憊。司馬子反曰：

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亦以實告。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

無乎。是以告之也。

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子反。子反全以不欺二字，感動莊王。

莊王曰：諾。舍而止。

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

雖然。雖我糧盡。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莊王被子反感動，欲取不可，欲去不甘，意實無聊，故復作此語，觀下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便見。

司馬

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

諸語極得力。

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

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

諸語得力如此。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

也。結出主意。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罪其專也，既大之復貶之，洗發經文，無漏義。

通篇純用複筆。曰憊矣。曰甚矣憊。曰諾。曰雖然。愈復愈變。愈復

愈韻。末段曰：吾猶取此而歸。曰：臣請歸爾。曰：吾亦從子而歸爾。

尤妙絕解頤。

國策前見燕王讓國致亂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因爭寵，為人刺死。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

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

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以利誘之，此待小人之法也。

聽其所使。鹿毛壽人名，或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此等謬言，天良喪盡。人謂堯

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不失天下。今

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但圖好聽，不問道理，小人之為國如是。燕

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文筆一頓，下文即在大重二字上想出話頭。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為

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加欲

之罪何患無辭，小人偏欲。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啓自取之。其實必無之事，但說得好聽耳。今王

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是名雖屬子之。而仍太子用事。辨則

辨矣，其如無道德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效呈印綬也。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爲子之之臣也。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即昭王。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與齊王定計也。因

而仆之。也。攻也。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

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言不能助。力布置。

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鍊兵也。將軍市被圍公宮。攻

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讓國美名也。然須視所受者爲何人。夏禹讓益。而民皆朝啓。益爲聖人。且不受讓。況子之乎。今蘇代無理取鬧。燕偏輕信之。以致不得其死。小人可信任哉。

湯來賀王彥章論

湯，前清人，字未詳。○王字子明，後梁朱溫部將，極驍勇，名王鐵槍。○按明末亦有王子明，人品奸險，與此不同。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所事非君。則雖奮不

顧身。以殉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先龍題意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

章為首。歐陽永叔嘉之。竊以為過矣。此句駁倒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

忠臣。論斷定案何也。其所事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斷定何

也。其所為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兩層說明論定之故夫朱溫為黃巢賊

黨。天下皆知。既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稱後梁太祖且荒淫恣肆。倫理俱

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論得確實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

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為唐討賊復仇。為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

逆惡。代彥章設一善法。即作文欲抑先揚之法乃不知順逆邪正。反與晉王為敵。卒至戰敗而死。

是彥章非忠於君。忠於戰耳。非爲其主死。爲賊黨死耳。說得無可回答。歐陽子

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此下又用緩筆。吾謂朱溫篡唐而弑昭宗。既以盜

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即使

初爲賊黨。見其篡逆而後反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

寧泯滅無聞可也。再代設一善法。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

之舉。而竟助亂以致命。尙得謂有識見哉。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

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殺身成仁。忠烈不誠千

古哉。更代他設一善法。今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成不仁也。雖然。五代時

張文蔚。字右華。唐宣。仕可謂心。楊涉。梁爲。且。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於賊廷。況不事詩書。

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溫。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
蹈於晉王之前。是爲彥章之罪人矣。

文筆爽利。斷得定。說得正。凡屬偉人。曾受前朝之提拔者。讀之
應當媿死。

王闓運湘雨樓詞序

王公字壬秋。湘人。號湘綺老人。前清博士。湘雨樓。揚雨珊樓名。

詞盛於宋。南渡至今。蘇杭濡染其風。吳中猶有北宋遺響。越中則純
乎南音。數百年來。浙人之詞。爲正宗。天下莫勝也。先言詞之根柢。至清朝二百
餘年。共推成容若。清成親王之公子。吳穀人。成則北人。幾奪浙席矣。朱竹垞亦
浙人。而尤自信其詞。既選詞綜。又作詞話。其詞稿率多點易。再三斟酌。

酌。自以為此三字，有看輕之意盡善。然觀其所選。汗漫如黃茅白葦。言其多而賤也。其所作

乃如嚼蠟。浙詞之木呆板也者。未可以為浙派也。湘人質實。方說到本題，可知上文所言皆為陪

筆。宜不能詞。故先輩遂無詞家。此為補筆，必不可少。近代乃有楊蓬海與雨珊並

驅。闓運不能驟斬也。猶言不能干與，如駕馬之。王良已不能為之執鞭。王益吾名先自負宗工。乃選六

家詞。五湘而一浙。句法簡當。欲以張楚軍言獨樹一幟。益吾雨珊昆弟交也。余不

能詞。以文張也。表揚也。楊亦時示筆墨。而酬唱之作無多。及蓬海先殂。雨

珊繼逝。益寂寥矣。文氣至此一束。蓬海畜刻工。有作輒付印行。雨珊亦有書局。

顧不肯刊已作詞稿叢殘。多不可辨。有類於竹垞手稿。其子仲貞鈔

集成卷。中有疑字。未敢寫定。則空闕之。余以為非子刻父集所宜。囑

其以所知見存言存稿也焉。而加墨識。因並論天下詞派。以諗知者。詞之工妙。覽者自得之。非私所贊賞也。

一起先說詞之來派。然後述舉歷史。方入本題。此文作法極易。學者宜用心焉。

袁枚前見與程原衡書

接令弟魚門書。有子金難應之語。聞之。瞿然。心中恐嚇不安僕數年來仗昆玉

兄弟曰昆玉之轉輸。爲全家之生計。所以終養老親。辭官不赴者。道此長城

可恃故耳。近聞令弟年力漸強。高談性命。僕屢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規。不圖其鉛槧日富。而囊橐日空也。僕明知其江河日下。而不

忍將本抽提者。以此身四十無兒。澹然將老。管晏管仲晏子之法。期於沒

身。苟藉良友之扶持。得具此生。饘粥足矣。何必亟亟焉借東而還之。

西哉。僕本窶人子耳。陋巷簞瓢。何嘗不慣。然自無而有其勢。順自有

而無其勢。逆至理名言。治家者慎之。此中道理。明者諒之。令弟肫然長者。非萬不

得已。必不肯先期作復。接札後。憂之甚深。即前文瞿然之意。不願兩家拮据。及

於吾身親見之。足下才大如海。望爲通盤籌算。外以安二十年相知

之故人。內以安五千卷撐胸之賢弟。祈覆數行。以慰懸懸。

金錢主義。千古皆同。祇因存款不還。告急之情。見於詞色。隨園

老人亦曠達者。乃亦不免如此。悲夫。

方苞書孫文忠傳後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清初古文大家，名桐城派。○孫文忠名承宗，字稚繩，明萬曆年進士官至巡撫兵部尚書，被

廢復起，官大學士，在潼關

與李自成戰死，年五十一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崇禎嗣位之二年。公自家居復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寧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淩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事見明史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皆見明史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

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

明之失國皆親小人遠賢臣也觀此數語可以想見

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

是時周延儒溫體仁

二人皆爲宰相實小人也

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魏

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

用唐初年李淵故事

之甲而公之再用

再罷以至於死。實與國難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

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

倚任極隆。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

誣毀也

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

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公生

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已上者乎。

卽溫體仁輩也

而爲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

察之君。嗚呼。此立政所以畏儉人也。

作此文。須將有明失國前後歷史。融貫胸中。方可動筆。此篇一起指明政之失。一悞再悞。以至國亡。僉壬無良。令人髮指。寄語凡用人者。可不明目達聰哉。

沈昌直靈芬館遺址記

沈公浙江嘉興人。字未詳。靈芬館。郭頻伽先生所居之室。

予髮未燥時。卽耳頰伽姓郭名。陸浙人。先生名。謬爲鄉里後進。不得一拜先生

之故廬。觀其所謂靈芬館者。而憑弔之。慨然想慕其爲人。輒爲之悵

然不能自己。先從企慕入手。一定作法。今年夏。予見長公。疑是僧人。始爲予言郭氏舊宅。實

在至心橋左。而靈芬館則在宅後。今已夷爲曠地。俗名郭家塲者。是

也。何等感慨頽垣敗壁中猶存匾額一字跡剝落審視之彷彿賞雨茅屋

四字其爲先生故居無疑也予益爲之惘然生感此地實予幼時遊戲角逐之處習焉不察爲可愧也按先生本貧士著書才多買山錢少嘗屬友人畫神廬圖其中爲亭爲閣爲軒爲寮者十有四處然皆託於虛而神遊焉非真有此境也惟此靈芬館實爲集賓朋講文史嘯歌觴詠之地春秋佳日名流俊侶停車問字載酒尋盟者殆無虛日顧客遊半世既家居之日無多旋復移家魏塘曠焉弗居昔日草立漢揚雄草太玄經處之地庭花自落帶草空青漢鄭玄讀書在巖山庭前有書帶草至今而并片瓦無存遺跡如掃不重可歎也夫雖然人世間固無定境有者未必有而不

有者未必不有。畫堂甲第。上聳雲霄。非昔日之豪家乎。當其盛也。聲華煊赫。疇爲其匹。乃時移勢去。未幾而向之所有者。悉已蕩爲荒烟蔓草矣。而况儒者半畝之宮。環堵之室。如靈芬館者。尤易毀敗也乎。顧既不有矣。則亦已矣。乃一經名人所居。其地遂與之千古。郭氏之遺跡杳然。而靈芬二字。則千載而愈芳。有無之說。又豈有定論哉。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畫爲神廬也夫。

以感慨之思。運蒼涼之筆。作此文者。其有憂患乎。

韓愈畫記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忌。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卒諡曰文。愈子六經。百家靡不

貫通。其文深探本原。閱深奧衍。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

昌黎。宋元豐中。因進封爲昌黎伯。有昌黎文集四十卷。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先從卷軸引起下文，歷敘畫中
之人。○起句不用虛字簡淨。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

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

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

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

馬繩帶也。

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

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

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

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

在小屋中。

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

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杖而負者一人。婦人以孺子

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
 有二。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總結
人數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
 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
 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
 有七。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
 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瓶盃盆簞笠筥方筥圓
 錡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

其妙。貞元十唐德宗年號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

得此畫。

述得畫來歷

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彙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

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

方說出畫之主人

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少閒。欬噓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矣。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敘次錯綜。後因趙侍御之戚然有感。卷而歸之。尤見曠懷高識。不同尋常處。○此篇彷彿記事冊。本意在送畫。而卻先說畫。

歐陽修 前見春秋論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第一層意。

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第二層意。眾人之說如

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眾人而從君子。第三層意。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

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

人。第四層意。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一轉便到題目。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者。雖博學

多聞其傳不能無失也。非將古人徵引不能徵實醒題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

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正意已醒經

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

終謂之公三子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之謂公而從三子

之謂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曰非趙

盾也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之爲趙盾而從三子之信爲趙穿其於

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曰非弑之也買病

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之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之信爲不

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

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從讀書人心理說出名論不磨予非敢曰不

惑。然篤信孔子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

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作或問推開一層說以引下文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

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之。非

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何從而知之。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

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

者不復見經。此說不知何證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

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

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

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故予不得不爲之辨。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今但選一篇，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袁枚

見前

上座主虞山相公書

枚立雪程門

宋游酢楊時從學程伊川，伊川瞑坐游楊立候，門外雪深三尺。

二十一年矣。不肖不能致身通顯。

仰承大賢衣鉢

僧釋師之傳授弟子，給子一衣一鉢。

然受恩最早，爲三千弟子之先聲。猗苓

藥品。

雖賤，曾早登於藥籠。他日升堂，可使執梃爲諸門生之長也。近知夫子入贊黃扉，宮中要處，卽爲宰相辦公處。朝野相慶，枚以爲鼎鼐和羹，原是師門舊物。

唐之蕭韋韋泉宋之韓琦琦仲淹不得專美於前。所望慶雲當空。萬物盡

沾膏雨耳。枚山居奉親。刈田自活。幸年歲有收。高堂康健。足以上慰

慈懷。茲有赴補郎中談羽儀方到題目。係枚之弟子。束脩自立。以小門生

參見師相。有如曾點之後。曾參又來。夫子必莞爾而笑。或借以問山

中之小草。訪物外之孤雲。亦拾舊履而轉念遺簪之一助也。

本欲薦人。不便直說。但借從前交際。引起下文。深得作文之法。

司馬光訓儉示康

前見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不喜華靡。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此乃習慣二十忝科名。與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制科第中人，朝廷必賜簪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

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

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近歲風俗侈靡，走卒披士服，農

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君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

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

情厚。只此十字，而老輩風流可以想見。近日士大夫家會友，常累日營聚，然後敢發請書。

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嗟呼，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

禁，忍助之乎？以下歷舉宋之李沆魯宗道等數人，爲節儉之表證。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

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嫌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

事誠隘爲太祝奉禮。

子孫祭祀
祖先之官

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

使急召。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

於酒肆。

此爲欲揚
先抑之筆

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

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

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

漢相
名宏

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

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

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大言炎炎，卓絕千古，此等見識，豈庸人所能知。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

備人所及哉。

以下數人，惟季文子尚可，其餘皆是驕奢，故善終者少。

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三歸反坫。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

衛靈公。史儵知其及禍。及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

晉人，字穎考。

日食萬錢。

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

晉人，字季倫。

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

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

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

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此等文。並不以敷衍詞製局爲工。信手而書。從心而出。覺誠樸之

氣盎然。其佳處。在質而不俚。真而不俗。

宋濂李疑傳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幼英敏強記，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召見，除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推為開國文

臣之首，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正德中，追諡文憲，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金陵之俗。以逆旅客舍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此篇文筆簡短可喜。俛以

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

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眊眊眊，視貌。未瞑。卽

輿棄之。先述逆旅之可惡，以襯李疑。而奪其貲。婦孕將產。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

此。此句總束，以下再開。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爾也。獨李

疑以尙義名。一句到題，以前皆蓄勢也。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貧子弟。執業造其

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

急。為行善作引子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曲杖踵

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

許諾。延就坐。即為灑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

脈。躬為煮糜。粥也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

能起。溲矢汚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言無怨悔

之心。稍見於顏面也。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

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

為。此等人。三代以上亦少。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

里人偕往。細心周到。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細心周到。爲後文張本。數日。景淳

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

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

受。反贖。送行者之禮也。以貨。財也。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

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號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

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

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

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言多說其善也。疑名。士大夫咸喜爲

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

宋濂自語。

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姍姍。

煦和好貌。

愿。謹厚也。

士非有

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袁枚

前見

答澗泉書

修撰

狀元為修撰。

作秀才來受業時。即便充充其容。有舒雁之威儀。及中狀

元歸來。亦不過安其故態。乃世人之先後成見。遂謂修撰比來以科名自矜。龐然犬之肥者。而大。僕深為修撰雪此譏言。妄言曰。譏言。乃手書自辯。引

前朝洪紫溪之言。謂三十年讀書胸中才消得狀元二字。

有此二言方引起下文

斯言也。僕久鄙之。不料修撰反引之。以自証也。我輩六七歲讀孟子

書。卽已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八字矣。狀元可以爲行乎。而可以於

我有加乎。

絕倒

紫溪非幼時不讀孟子者。而何以消磨狀元二字。必待

至三十年。不知此三十年中所讀何書也。倘紫溪之胸。竟不滿三十

年而死。則狀元二字。將帶入邱隴也。

更絕倒

味其言。欣欣然以能忘狀

元二字自負。然則紫溪之胸中。不特三十年以前未忘。卽三十年以

後猶未忘也。何也。以能忘自夸者。其未忘之根終未拔也。且紫溪亦

知狀元二字。有斷不可忘者乎。念狀元二字爲科名之冠。將何以副

之念狀元受君恩之重將何以報之。有此兩意令人不易回答如此存心則狀元二

字豈可一刻忘耶。若倚此為傲人夸俗之具則狀元二字豈可一刻

不忘耶。愈辨愈妙宋馬涓入幕自稱狀元。呂大中呵之曰。狀元者及第未

除官之稱。既為判官。何得復稱狀元。還他一個憑據此為辨才王嗣宗亦以狀元補

秦州參軍。盛氣凌人。為知州路冲擊之於獄。此皆不忘狀元二字之

明效也。從古自謙與自賤有異。自重與自大有殊。所謂差之毫釐。失

以千里。不可不察也。修撰其再思之。

專尚辨才。筆端可畏。然道理充足。非人云亦云者。

顧炎武復庵記

顧公初名絳。字寧人。明遺民。江蘇崑山人。自號蔣山僮。著日知錄等書。人稱亭林先生。

舊中涓涓，潔也。奄，侍曰中涓。謂居中而涓潔者也。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

山在陝西華陰縣。爲黃冠道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賢士

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范好楚辭諸子經史多所涉

獵及入華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

隸於宮觀之籍庵有屋三楹東向迎日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

河之東雷首之山首陽山或以爲即雷首山山上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

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

汾之一曲汾水爲山西省之大川源出綿上之山一曰介山在山西介休縣東南出沒於雲影之表

蓋介子推之隱處乃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東太行碣石太行

山在京兆西，礪石山，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極望茫茫不可見矣。言路遠不可去，并望之亦不可

得見相與泣。立然。流涕貌，禮記檀弓，孔子泣然流涕。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

無忘范君之志也。

遺民心事。掬之欲出。文之激昂慷慨。似從大蘇諸記中得來。

歸有光陶菴記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累試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人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

長興縣，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為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于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心與之遷徙。此等做法極易，但在逼出陶菴耳。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

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人。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眚之間哉。蓋孔子恆美顏回。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方說到題目見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娛。透一層說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覺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晉恭帝年號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潛於膚。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耳。予今之窮者。因題其室曰陶菴云。

此文逐層逼緊。初似不切。至後方入題中。細玩之。津津有味。

楊鳳苞黃貞文傳

楊字傳九，號秋室，又號莫洪，浙江歸安諸生。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縣今屬江蘇人。少以聖賢自期。盼望也。所作日

記。晝所爲，夜必書之。緼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袍中。糲食謂以粗米爲食也。不苟取不當取而取曰苟取。一錢。

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明清時，由禮部試進士。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卻之，成

進士。不謁選而歸。明制，京官六部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由進士選出，不謁，謂不謁吏部候選而卽歸也。南都謂南京。初建。

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當國，往

必爲彼牢籠矣。足見風骨之高。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

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等固守。城破，兄弟竝即並字。詣城西竹勝菴。竹勝

菴，疑卽祝聖菴，在嘉定縣城內，西南隅。明崇禎二年，九華山僧大見重建，當卽是。

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此爲曲筆，文字忌直。

也。接。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今借上人一片乾淨土。死得所。

矣。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經縊也。於城西僧

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

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經。縊也。但命由大造。主持自經終不可為訓。淵耀字

偉恭。年十五。亦諸生也。性狷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

臚。當科舉時代。殿試後。宣旨唱名。謂之傳臚。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科舉時殿試。以名列一甲之三。人為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是也。皆嘖嘖稱

羨。以為登仙。不知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

不肯為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可笑也。就義時。弟

見兄頭噴墜地。噴。韜髮之巾也。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於右。死時。口血噴壁間。

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人之生命。受賦於大造。生死不可自由。黃之自己捐軀。由節義激成。雖然亂離之際。仍有一二不屈忠臣。亦矯正流俗之一道也。

張謇論嚴格教育旨趣書

節○張謇字季直，南通縣人。前清季年修撰，民國五年官農商總長。

軍。隊。無。共。或音公。和。學。校。無。共。和。兩意雙起，以便分疏。此今日世界共和國之通例。軍

隊。共。和。則。將。不。能。以。令。學。校。共。和。則。師。不。能。以。教。將。不。能。令。則。軍。隊。不。能。教。則。學。校。敗。其。爲。國。患。莫。此。之。尤。此節分疏首二句之意也。今歐美學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訓練服從。而盧梭泰西名人。放。任。教。育。之。不。可。行。已。

爲世界所公認。師道貴嚴。中外同軌。非是則無所爲教。無所爲學。實切

嚴格二字近者政體改革。趨向共和。從根本上立說而一般事理不明之學生。乃有

誤解放任以爲共和。等秩序於弁髦。病嚴師爲專制者。反振嚴字竊竊私

議。鄙人頗有所聞。不知歐美養成共和國民。惟以重公德。愛秩序爲

唯一之方法。若妨公德而害秩序。則謂之破壞共和。此爲嚴字之正面譬之適

北南轅。去之愈遠。今共和之聲。騰於全國。而國民程度不足。越軌亂

轍之事。時有見聞。此皆向日滿清腐敗之遺。禍延全國。雪腥剔毒。鍊句

刻畫端在。今茲諸葛忠武。孔明也誠子書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

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此後各校教師學生。須共念民國前途。服膺茲

誠。凡。教。之。道。以。嚴。為。軾。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羣。者。去。之。無。姑。息。焉。鄙。人。誠。重。教。育。誠。愛。學。生。心。所。謂。危。為。此。通。告。

欲說嚴格。先說不嚴。并將不嚴之弊剔出。先生此作。有功學界多矣。安得不令人景仰乎。

柳宗元蝥蠖傳

蝥音婦。蠖音板。爾雅亦作負版。文借物諷人。寓言之類也。○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

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為文益進。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云。有柳州文集行於世。

蝥蠖者。善負小蟲也。

總釋一句。即提挈全篇。

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

雖困劇不止也。

立根。其背甚澀。能粘滯也。

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

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以上敘蝨蠛性質與行爲，意分三層，一、不問己力之能勝與否，遇物輒負，二、前既遇險，後不知懲戒，三、負物上高不已，籠罩下文一切議論。

今世之嗜取者。說到人類遇

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

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今大官心而

貪取滋。有加也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層層呼應，節節活脫，且淺顯易明，當爲初學金針。

雖其形魁然而智則小蟲也。一句到題亦足哀夫。以上舉嗜取者，與蝨蠛對鏡，無窮感慨，喚醒貪人不少。

此篇文體與韓愈毛穎傳相類。一收之處。回應章旨。使全篇骨

節靈通。勿輕易讀過。

劉基養蜂

此寓言也，體爲論辨類之設論體，與賣柑者言篇相近。○劉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爲明學士，封誠意伯。

靈邱。今山東高堂縣西南。丈人喜養蜂。直點題目。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富比封君。

以上言丈人之富。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

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以上言子之貧。陶朱公即范蠡別名。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

昔日之熇熇。熇熇。熾盛貌。而今日之涼涼也。因貧富而推原其理由。下文乃借鄰叟發論。其鄰之叟對曰：以

蜂。謂因蜂之盛衰。問其故。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剗木以為蜂

之宮。不罅。不漏。其置。謂處蜂之法。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新與舊不相雜。謂有次第也。視其生

息。調其暄寒。時其瑾發。瑾。塗塞也。發。開放也。蕃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以上皆

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蜘蛛也。蠶虬。蜉。大蟻也。彌其土。蜂。蜂之大者。能害蜂。蠅。豹。夏不烈

日。冬不凝澌。冰也。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句法可以引起下文。分

其贏。有餘也。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

收其利。以上述丈人致富之由。今其子則不然。轉筆。園廬不葺。污穢不治。燥濕不調。啓

閉無節。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其初致蜂衰耗之由。是守者失職。及其久也。句法。蛄。蝻。網。

其房而不知。蛇。蟻。鑽。其。室。而。不。禁。鷓。鴒。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

此文針對今之財政家言。不務治本。而惟以搜括爲能。必有耗敗之禍。文於規諷近世尤合。

羅隱英雄之言

羅隱字昭諫，初名橫，唐季錢塘人，工詩，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第，五代時仕吳越，爲錢鏐從事節度判官副使，年八十餘卒，著有羅

昭諫集八卷，
兩同書二卷。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人亦然。以上爲總提挈。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

盜亦未嘗無此心。與此節。特不能保其恆性。見

利而動。臨患苟免。所謂小人窮斯濫也。

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累也。

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

救彼塗炭。

此即英雄口中之言。今此人太多皆在上位。

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

猶云姑置不論。

救彼塗炭

者。則宜以百姓之心為心。而西劉

指漢高祖。猶云西漢也。

則曰居宜如是。

英雄之言。○高帝本紀。嘗繇咸

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楚籍項

籍。則曰可取而代。

英雄之言。○項羽本紀。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

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

應上文。

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

生其謀耳。

言純出乎貪欲之私心。與救彼塗炭之言。極端反對。

為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盜也。英雄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窺得劉項心事。陽以英雄尊

之。陰實以盜名之。作者生當唐季。旅食吳越。碭山朱三。僭居九五。婆留指錢武肅王。餘孽稱王浙水。廣平之歎。隱有同情。文亦爽如哀。黎快如并剪。文意有兩方面。一則戒得志者不可驕盈。爲人所窺。一則挾不得志者窺伺之本心。純係假公濟私。前意是賓。後意是主。

劉大槐無齋記

字耕南，號海峯，讓清安徽桐城縣人，兩中順天副榜，古文喜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爲文名所掩，姚姬傳實從其遊，世遂有桐城派之目。

有海峯集，按海峯以無名其齋，蓋取老莊虛無之旨也。

天下之物無則不憂。有則足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理雖不正，而句卻奇特。而有室家次之。此下雖承上，似另起波瀾。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

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

失。吾無與於其間。而吾事畢矣。以上言無之勝有。橫目。莊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一足之民。瞽。音茂。

無知也。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為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

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

筑。以堅木或竹板為之。長三四寸。寬二寸許。之陳於後。極形容人之貪有。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

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

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各國稱臣來貢。又欲長生。歷萬祀而不老。秦始皇漢武皆有此想。以此

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遊也。豈有終窮乎。以上言歆羨其有者從對面入。余性顛愚。於

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為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

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猶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兩層意思。明白如分水犀。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饑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以上言無之足樂。及所以名齋之意。

文境似老莊。文筆似韓柳。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桐城諸老。皆以神味勝。海峯則兼以才氣勝也。

蘇軾答李端叔書

端叔，名之儀，宋滄州人，能為文，尤工尺牘，官樞密院編修，後罷歸，寓穎昌，自號姑溪老農。○或題曰答李廌書，不知何據。○蘇軾字

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山人，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生平著作，有東坡全集一百五十卷。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

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起四句，伏下才高識明。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

畧。及足下斬然言持親喪也。在疚。哀病也。詩周頌。孺孺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名

洵之次子，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

下終不棄絕。敘通書問處，作四折婉曲有致。再辱手書。待遇益隆。此四字，是通篇發議來歷。覽之不覺面熱

汗下也。以上言答書之遲。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信黃魯直名庭堅，分寧人，世以

其詩配軾。秦太虛名觀，高郵人，工詞賦。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

稱蘇黃。

見譽。如人嗜昌歠。即昌蒲，呂氏春秋遇合篇，文王嗜昌蒲菹歠。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孟子盡心篇，曾皙嗜羊棗。未易詰其

所以然。忽插一喻，是作者擅長處。軾少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

得不已。又舉制策。仁宗嘉祐二年，軾中進士，時年二十二。○嘉祐六年，軾應中制科，時年二十六。○制策所陳，皆忠愛所發，得禍殊烈，故為此貶損之言。其實

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

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為實能之，故譏諂。音饒，揚子法言，譏諂者，天下皆訟也。

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漢高帝罵劉敬語。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

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欲人同己而不敢異也。○立異同句，跟上為人所憎。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

失。此正制科人習氣。再插一喻。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以上言得罪之由。得罪

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

唾○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此八句，非闕世之深，不能悟此。足○下○又○復○推○與○甚○非○所○望○。以上言不願有人推與。木○有○癭○。

癭也，松癭似狢，楓癭如人，或以樹癭造枕，或以木癭作壺，見於前人題誌者，蓋甚多矣。石○有○暈○。如齊安之石，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即石之暈也。

犀○有○通○。酉陽雜俎，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例，插正插腰鼓插等名，○又插一喻。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

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

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以兩意反詰作結語，無限宕折。抑○將○又○

有○取○於○此○也○。以上言昔年之非，○言取聲華。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

此五字，傷弓之言。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歲○行○盡○。寒○

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謫居之後。有鑒於名存謗歸之意。故作此自嘲自抑之言。後乃歸於莊生之旨。知其所養深矣。人以爲牢騷玩世者。非也。

許葭湄向玉田縣知縣李借銀

許字熙芝。浙江人。前清名幕。著秋水軒尺牘。

閣下風清載鶴。白樂天故事。

化洽鳴琴。

家語。子夏爲莒父宰。彈琴而洽。

幾於無口不碑。無腹不鼓。

皆由經術素所蘊負。施爲本於摯誠。故民以蒙庥。福也。而政聲四達也。

弟自啓篆

官每遇新年燈節時開印。曰啟篆。

後。隨居停至郡至省。甫於望後歸來。鹿鹿塵

踪。竟不知柳眼花鬚已過清明百五。

用典流麗。蓋云冬至後一百六日是清明也。

年華如駛。每念

家慈垂暮。童乏應門。未嘗不切切於懷。冀效板輿

見潘岳賦。言以板爲輿。使母安坐之。扶之以行也。

之奉。以十年遊橐。迎養無資。方說到借銀之故意在題先。徒有心旌一片耳。閣下意義

如雲。弟所深佩。或不惜西江之水。一借潤焉。則他鄉遊子。不致悵隔

慈暉。而前度劉郎。兼得重諧伴侶。其拜賜爲何如耶。

筆無滯機。明白如話。凡作尺牘。皆當如是。

袁枚前見戲題小像寄羅兩峰

兩峰居士爲我畫像。兩峰以爲是我也。家人以爲非我也。

將我字辨駁。立定宗旨。

兩爭不決。子才袁枚字。子笑曰。聖人有二我。毋固毋我之我。一我也。我

則異於是之我。一我也。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峰畫

中之我。一我也。人苦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猶兩峰之不能自

知其畫也。

此句是主

畢竟視者誤耶。畫者誤耶。或我貌本當如是。而生時

我之自誤耶。又或今日之我。雖不如是。而前者之我。後來之我。焉知

其不如是。故兩峰合而畫之耶。

以數層意思寫出真我

然則是我非我。俱可存而

不論也。雖然。

轉筆更辨

家之人既以爲非我矣。若藏於家。勢必誤認爲竈

下執炊之叟。門前賣漿之翁。且拉雜摧燒之矣。兩峰居士既以爲似

我矣。若藏之兩峰處。勢必推愛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

兩峰善畫鬼

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薰奉珍護於無窮。是又二我中一我之幸也。

故於其成也。不敢自存。轉託兩峰代存。使海內之識我識兩峰者。共

諦視之。

羅兩峰善畫鬼。非畫人者也。今因畫得不像退還。欲使再畫。將何以下筆。看他層層說來。令人噴飯。真利口辨才哉。

吳敏樹說鈞

字南屏，湖南巴陵人，前清諸生。官訓導，著梓湖文集十二卷。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鈞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提出鈞字。當初夏中秋

之月。早食後。出門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浮波之狀。疾理竿絲。持籃而

往。至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釣絲中之物。或

以綠棠梗中胎質爲之。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此等事非親歷不知曲折之筆。乃徐

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或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

此亦曲筆。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體察物情，周到之至。掣之。得鯽。長可四寸許。余曰。

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

魚無有大者。妙筆寫生。日方午。腹飢思食。余忍而不歸。以釣。體會入微，妙筆。是村人。

之田者。耕田之人。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

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寫生妙筆。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以上

多枝節，此下獨省筆，文法如此。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余必數數往焉。卒

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者。率如是。嘻。此

可以觀矣。以上歷敘釣事，繁簡有法，筆致鬆秀可玩，末一句開出議論。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到正意。與吾

之此釣有以異乎。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也。其數試

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之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辛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之時。老死而不知休。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

以上將科第官祿與釣事相比較。情事逼真。然而一轉。推寫求官之苦。迥非釣事之樂可比。發人深省。

夫釣。適事也。

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此題之影。不在釣之得魚。而在人之求富貴。蓋謂人之求富貴。如釣之得魚。不可僥倖也。通篇意思雙關。寫釣者之情景如何。

尤入情入理。

柳宗元前見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先述其詳然後

可下筆關妄。

其書尤不經。世多殊有。然不足采。世人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

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

主意在此。故借題發揮。

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

形類蛇。孔子如音。

欺。

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齒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

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以下回顧上文，法律嚴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可發一笑。故終不能得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形，故終不能得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一收，整齊。

只刻畫堯舜與人同之意，借駿圖說入聖人，剝去異說，獨標正

論。筆力矯健。足以開發心思。

方苞見前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齊中納交。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人之交。豈有過哉。先下頌揚語。後說交情之摯。苞從事朋游。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

吾兄者乎。出都門。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

異地。會合不可以期。但增離索之恨。以下述近時出處及所歷遊踪。苞以十月下旬至家。

留八日。便飢驅宣歙間。入涇河。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岩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居人貌甚閒暇。使苞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不爲外物侵亂。

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先揚後抑之法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

水宿。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

智汨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事不成也。將平生之志和盤托出苞之生。二十

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

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眾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

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徬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是則苞之心事。誰

可告語哉。吾兄得舉。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退之云。眾人之進。未始

不爲退。願特自覺也。苞頓首。

此文爲勗勉友人。故無矜才使氣之病。

許葭湄與龔未齋書

前見

吾黨頃心丰采。幾如士仰荊州。

唐韓荊州。見李白書。

平時嚮往有心。而天緣不假。

奉教無從。今春因藹堂而得見先生。即荷忘年。

忘年紀之老。而交少年。

投分垂愛。

逾常。頻飫郇氏之廚。

世說補。韋陟廚中。飲食錯雜。人入其中。多暢飽。名郇公厨。

屢醉公瑾之醴。

公瑾。周瑜字。程普。數陵。梅瑜。瑜容之。普大

服。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

銘心若篆。留齒猶芬。兼以藹堂之將入省也。

推開一句。意思周到。此振筆之法也。

而假以一塵。安其片席。綢繆委曲。無微不至。先生之愛人以德。更於

此想見一斑矣。臨行雨絲風片。春到清明。不知路上行人。幾問杏花

村酒。

涿句。精澁。

想此日琴裝。

宓子賤為莒父宰。彈琴而治。又白樂天携琴鶴赴官。故曰琴裝。

已卸坐東閣。

南朝何遜。官揚州東閣。梅盛開。遜吟其內。

而對殘梅。雅興當復不淺也。弟以鳩心之拙。謬作螳臂之當。素筆素

餐。正如南郭先生。韓非子，齊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溷三百人吹竽之中。齊門溷食。應不免為當道所嗤。

惟望玉律之頒。藉獲金針之度。則此感豈有既耶。阮昔侯廿一日赴

磁州。破題兒第一夜。卽賦將離。鍾情如先生。當亦為之黯然也。

筆致輕清流麗。學作信者。以此等筆墨為佳。

陸容阿留傳

陸容字文量，崑山人，明成化二年進士，擅經濟學，著菽園雜記十五卷。

阿留者。太倉。今江蘇太倉縣。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狀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

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

我為。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審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

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竹名，言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也。而曳杖者。後度

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

音堆，盛黍稷器，（儀禮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

數物。客

至出陳之。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

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覓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

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鬨然。笑聲也。舍

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拔而藏

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

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參五。平均也。亭也。一若素能屢試

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歷

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

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獸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君相。

原文君相乃造命者。以為禍福皆歸本於命。君相能禍福人。故

云。唐書李泌曰。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為所喜。能知而喜矣。

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人各有能有不能。彼用違所長。輒廢棄其餘。以為無足觀者。猶

不免乎皮相。

張溥論祖逖北伐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慷慨有志節。晉元帝時。為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濟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遂部兵與石勒相持。勒被

擊敗。勒將桃豹為鎮西將軍。元帝信人言。去逖。以戴淵代之。逖意頗快快。感激發病。遂死。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焉。○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明崇禎進士。改庶吉士。假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詩

文敏捷。名

高一時。

祖逖與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曰。此非惡聲也。臥薪之悲。聞者當知奮矣。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爲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以下。李綱宗澤。李綱相高宗。旋罷。宗澤爲留守。死時大呼過河者三。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既累捷。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方當摧鋒越河。黃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重權。逖自此絕望河北矣。師未捷而身死。功

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保全宗族。之智如田單。田單齊臣。燕師滅齊。田單守莒。及即墨。卒不降。尋復全齊之土地。而遇窮

於樂毅。樂毅燕之大將。爲燕王所疑。不覺其破齊之功。安境之惠如羊祜。羊祜晉太傅。首建平吳之策者。國人過其碑下。咸哭。謂之墮淚碑。而命

阨於姜維。姜維蜀將。誘鍾會叛魏。尋爲司馬氏所殺。澄清有期。而妖星終見。雍邱之變。冥冥中真

不佑國哉。三月敦反武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忠奸爲國公私之分耳。全在君主知人。此篇可以借鑒。

林紓記九溪十八澗

林君字琴南，福建閩縣人，爲近時文學大家，著書滿天下。○九溪十八澗，在西湖。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萬山中。山不階而塹。踵趾錯互。蒼碧莫辨。塗逕沿溪取道。東瞥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者。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倍於九也。余過澗卽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互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山多茶樹。楓葉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

詭異。春籜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櫛若几。若函書。即林表望之。潏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同遊者達縣吳小村。長樂高鳳岐。錢塘邵伯綱。

一篇小文字。運意造句。皆不苟且。其筆下點綴純熟。用字研鍊異常。學者當悉心體會。

歸有光

前見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

嘉定縣境

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事

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

先言翁之出處

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

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此言翁之局度。余謝而還。久之。

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余每

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此爲茗筆。結束上文。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

南漣卽海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

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二字筆法。亦異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

風僚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見余挾書還。皆喜。

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

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

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

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

寫翁之踪跡。縹緲離奇。并夾述己之境遇。此兩敘法也。

王夫之漢文帝召季布論

季布，楚人也。爲項羽將，數敗漢滅羽，購求布以千金。布乃匿朱家。朱家語之滕公，滕公爲言於高祖。

赦季布，拜郎中。孝文時，爲河東守。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或言使酒難近，留邸一月，罷歸。布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人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而去，此必有以毀

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明崇禎間舉於鄉。

明亡，杜門不出，學者稱爲船山先生，有船山全書等。

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用急轉法。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爲不可測哉。名言至理。布

之悻悻於罷去。而故詰人主以取快。說入季布心中其不足以爲御史大夫明

矣。一句斷定。鐵案如山。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誠哉是言文帝之失。輕于召布也。

非輕于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慚也。如其慚耶。將自悔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吾嘗怪季布之於漢高。往往不足。遇事侮之。及漢高得勢。又畏死逃避。何其餒也。今答漢文云云。爲辨士之言。殊不足取。想亦薰心利祿。外強中怯者歟。

梁啓超前見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四川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詩文。

善書法。詩在韓愈甫之間。書學魯公。顏真卿。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

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通。故人鮮

知者。及南海康有爲字長素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

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嗣同尙

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故云。則大相契。譚君以

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

索賞。君持正不與。禮親王世鐸爲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

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

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

如此。

此一收束

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

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

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

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

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

讀者亦驚

君曰。卽微

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於是譚益

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

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臣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

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收結處筆法蒼老。

義正詞嚴。一收大有餘意。按戊戌年政變。棄市之六君子。爲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林旭。楊銳及君。天下冤之。激成革命之禍。清之不祿。有自來矣。

嚴虞惇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崖州。清直隸州。今爲縣。屬廣東瓊崖道。○嚴字寶成。又字思菴。清常熟進士。官太僕卿。工

詩古文詞。

崖州去京師萬里。在大海

南海也。

之中。黎

卽後漢之俚人。見廣東通志。粵俗呼山嶺爲俚。黎居其中。因譌爲黎。今居瓊崖道五指山。

獠

老谿峒之蠻也。雲南省亦有之。

之與居。龍蛇之與遊。龔生以仕往。仕又卑。其艱乎哉。古之

仕者居其官則思盡其職巡檢

清制知縣以下設巡檢分駐佐理禁受理詞訟

官雖卑主督捕盜賊

海盜藪

藪物所聚也盜藪盜賊所聚處

也附以黎雜以獠

黎獠皆人之惡種

以卑官主之豨乎哉

然而生固長於才家貧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又能邀一命以為親

之榮其遇盤根錯節裕如也古之仕而顯名者或起於游徼

後漢書臧宮傳

少為縣亭長游徼(注)每鄉有游徼常巡察姦盜也

或起於齋夫

(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齋夫職聽訟收賦稅

生其勉乎哉生行矣五

嶺

(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按大庾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東南雄縣分界始安一名越城在廣西興安縣北臨賀一名萌渚在湖南江夏縣西南桂陽一名騎田在湖南郴縣南揭陽一

名都廳在湖南永明縣北皆南嶺諸山之

高峻者而大庾騎田並為入廣之官道

之高奇百粵

粵亦作越種族名古時江浙閩粵之地皆為此族所居如於越在浙江閩越在福建揚越

在江西南越在廣東駱越在安南總名之曰百粵

之扼塞與夫山川變怪

音鶴鰐魚

爬蟲中之猛惡者形似蜥蜴口巨齒銳皮鞣鱗甲堅硬四足常

潛伏水邊攫取動物

颶風

海中大風也(南越志)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月六月發崖州東北有迴風嶺颶風至此而止

可喜可愕之狀屈指不

勝。生工詩者也。其爲我敘而記之。

極意慕效昌黎。此文蓋神似非貌似也。

姚鼎劉海峯先生傳

姚公字姬傳，一字夢毅，號惜抱，清安徽桐城進士，文名極大，名桐城派，與方苞齊名。

劉海峯先生，名大槐，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此直起之法。桐城東鄉濱江地。

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

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此段敘地方來歷，明白如話。年二十餘。入京師。當清康熙

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

吾同里劉大槐。乃今世韓愈歐陽才也。自是天下皆聞海峯。然自康

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舉人之副，名副貢。終不得舉。乾隆元

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極力寫其運蹇。朝官相知。提督

學政者。率邀入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

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桐城。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

子。先生少與鼐伯父薑陽先生。及葉庶子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

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

髯。能以拳入口。此寫形軀。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此寫性情。嘗謂鼐吾與汝

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偏別述他人故事。以入文中。此陪襯熱鬧之法。必首方侍郎。名苞。字望溪。亦桐城人。方侍

郎少時。嘗以詩示海甯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

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

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化以成其體。雄豪奧祕。揮灑精奇。豈非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竊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不作諛詞貶語。直寫其平生所遭。中述方查一段。非無故加入。蓋爲文詞並極其力句發源也。

梁啓超

前見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字香濤。南皮人。官大學士。諡文襄。督學四川。君時尙少。受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

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凡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

君。述其善者作傳一定之理。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保舉經濟特科。光緒中年開經濟特科被舉者甚多皆未見用。

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

誼。得力在此得禍亦在此。自乙未和議日本為奪中國之藩屬高麗致與清開平壤之戰海軍盡失。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

時南海。見劉光第傳。先生在京師倡強學會君起而和之御史楊崇伊。常熟人。

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共署姓名也。爭

之。丁酉冬膠變起。膠州民殺德國教士德人要索膠州租界九十九年。南海先生至京師君亟稱之於

給事高燮曾高疏薦康先生。即南海。君之力也。後康先生倡保國會於

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為會員。又自開蜀學會於四川會館。以此益

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

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嗣光、劉光、林旭同參。

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榮幸鄭重。兼而有之。命竭力贊。

襄新政。無得瞻顧。瞻顧。言袖手旁觀不肯辦事也。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上諭亦經四。

卿屬草。賢哉德宗皇帝。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

已作。有人密告西太后。意在捕戮諸新黨。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

保。須設法救護。好皇帝。令人起敬。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知宮廷之事。西后專。

威。又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安係直臣。曾指斥西后者。學士文廷式。江西狀元。交最契。朱。

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西后所寵之宦官。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

西后勿攬大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

清光緒帝本英毅聰明。奈為西后慈禧所持。朝臣守舊凡庸。竟不能振。以致宣統亡國。此篇述當時情事。確切不移。蓋梁任公亦個中人。故言之確實也。

元結右溪記 元公字次山，自號酒徒，又號漫叟，汝州人，唐通州刺史。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
極寫勝景
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

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天下之大。眞賞爲難。不第右溪已也。徊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茲。

峭隼處。固不及柳州。而蹊徑自不落凡近。

姚鼐見前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名苞。桐城人。

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

說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翁相接。然先生居江南。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甯。未及謁先生。想少年氣盛。輕率。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

此句根未及謂
句此自誤也。

嘉慶庚午。鼐在江甯。去始至江甯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

孫。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

極力

贊美。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外集。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

溪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

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憬然增悟

者矣。世之輕易存
稿者鑒之。然則復刻增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鼐淺學。

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所論。將以待後之讀者自

得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歷歷敘來。並不使氣矜才。自然入妙。

柳宗元前見宋清傳節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善居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_{七音}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券積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此爲揚起之筆。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有意自抑。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售藥四十年。所焚券百數十。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以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賒負者多。仍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

利遠。遠故大。卒以致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及親與交。
言所親所交之人。之漠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仍必與善藥。其人一旦復柄用。

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矣。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人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宋之取利有道。誠異乎市儈之淺淺者。此爲借題發揮之作。

國語前見申胥諫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乃字從前篇來，可將古文觀止看之。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

越成。而無拂吾慮。已先拒諫。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

焉。改，謂誠心改事吳也。反行，伐齊而反也。振旅，加兵也。全不以越為意，驕甚。申胥諫曰：不可許也。斷一句。夫越非實忠心好

吳也。既非愛吳。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強也。亦非懼吳。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音旋。玩

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直破其奸。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

也。蓋，猶尙也。病根被人看破。故婉約其辭，以從同，縱逸王志。婉約，卑遜也。縱，逸，廣侈之意。使淫樂於諸夏之

國，以自傷也。自傷，猶言自害。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此自傷之實。兩使字，是還玩

吳國作用，然後安受吾燼。燼，火餘也。安受吳國未滅之餘，所謂得其志也。句句與種言暗合。英雄所見畧同。以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

不好勝而好信，不尙威而愛民。

四方歸之。

得人

年穀時熟。

得天意

日長炎炎。

炎炎，上進貌。以上論越王。

及吾。

猶可以戰也。

及字，承上日以憔悴日長炎炎兩句來，言過此吳日益衰，越日益盛，吾雖欲戰，無及已，是危急語。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虺，小蛇也，摧，滅也。一喻確實。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

曾足以為大虞乎？

隆，尊也，虞，慮也。○侈心不改。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

存越，則時可加兵，以張吾軍勢。○寫蓋威好勝如畫。

乃許之成。將盟。

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

既使諸稽郢請盟，又使諸稽郢辭，盟，真是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

以盟為有益乎？前盟

口血未乾。

干

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

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不復如前之乞哀態矣，還玩吳國已極。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

也，總是不以越為意。

夫差廣侈已極。只越曾足為大虞一語。雖有百諫諍，亦莫之入。

矣。晉種謀國之智。若出一轍。而吳由以亡。越由以霸。用與不用異耳。

梅曾亮阮小咸詩集序

梅公字伯言，清道光上元進士，著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環流。其迹雖或沒或存。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從地靈寫出人傑。故士生其

間。多跌宕標異。或真樸無文飾。有六朝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艸樓。車君秋舫。陸君香筠。汪君平甫。方君慎之。及小咸。以五人引起小咸，方有文勢。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

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徂水涯。歡吟醉呼。窮

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為常。

此等句為古文家數須細心體會。

小咸雖與諸君倡和

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

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

回想當年。能無惆悵。

獨君年已七十。尚授徒如故。

魯國靈光。歸然可愛。酒句。今亦七十。編此文自覺可憐。

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

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

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為可幸也。

讀此等文字。盪氣迴腸。愴焉欲絕。

乃未幾而

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稟屬序。余讀之。清婉恬適。如君之為人。

不以其不得志。而有怨詞。有矜氣。真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鄴樓香

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

君詩。忽忽不覺憶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如題描寫。但歷溯生平。覺悲感蒼涼。不堪回首。真性情懇摯之文。後之學者。凡遇此等之題。當如是下筆。

姚鼐前見遊媚筆泉記

桐城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即以地方作起。及縣治而迤平。迤字爲用字之法。其將平也。兩

岸忽合。屏矗墉回。嶄橫若不可徑。龍溪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積雨始霽。溪上大聲澗然。十餘里。旁多奇石。及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鴛。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山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

石若重樓。翼乎臨於溪右。或曰。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好學博雅。工詩。之垂雲泝也。水。漉也。

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因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

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方到泉

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溪內。左文學冲。於池側之平地爲室。未就。要

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礮石交鳴。

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此篇句法簡短。是作地理記之體裁。不必以長爲勝。

姚鼐前見左仲鄧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

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瑰偉幽邃之奇觀。獨

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爲浮渡而述各處地方作文定法。而浮渡

溯江倚原。方入正文。以上皆陪筆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

以四方來而往游者。視他山爲尤眾。賓主分明。作文定法。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

勢皆以發天地之祕。隱然與人心相通。惟放志形體之外。冥合於萬

物者。乃能得其意焉。方入本題。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游者之眾。則

未知凡涉歷者。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過隱榛莽

土石間。闐寂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

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游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今年春。

仲鄂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

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變滅。文筆灑氣流行悉見於其詩。使余恍

惚若有遇也。暗應上文將往遊焉數句蓋仲鄂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

仲鄂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江北。過鳩茲。燕湖積虛浮素雲水

鬱蒼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琅琅。磯碕薄涌。大魚砉然。而躍。音劃

筆下流通起脫一片天機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

糧出游。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太行

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

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此段超脫流利。學古文者細辨之。

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非

有客戲也。無此一折。文勢便無故特問也。

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惜抱軒文字。多澹沲有遠神。往往再三讀之。惟恐其篇幅之盡。他手所作。則不及終篇而昏然思睡矣。此種境界。善讀者自能辨之。

方苞

前見

遊豐臺記

豐臺在順天宛平西南。相傳元人園亭多聚於此。

豐臺去京城十里。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

焉。余六至京師。未得造觀。戊戌夏四月。始定豐臺之遊。遂與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翦林。余宗弟文輔。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著者。稱王氏園。扁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一望。千畝相連。五色間列。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之小亭。而憇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孫句老當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醺遊。未有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二十年來。知己凋零過半。感慨遙深。令人氣索。其存者仕

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

言有數年不見。或經年不見者。

豈

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此行以旬日爲期。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翰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翁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耳。

此等文字。感發深情。回首當年。不堪卒讀。

豈惟余

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群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儻亦未可多遣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

作一遊記。他人當之。祇歡聚耳。此獨俯仰身世。思古感今。覺一片深情。低回不已。

姚鼐前見 金焦同遊圖記

金山焦山皆在鎮江，金山在郡治西，有中冷泉，焦山在郡治西北長江中。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

夢樓侍讀居京口。

鎮江別名。

嘗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

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三人共作一圖。先記聚首之樂。其後圖成。而

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次記分手之感。惟夢樓常居京

口。余懷思兩君。

流水飄零，落花狼藉，人生如夢，為之黯然。

寄以詩云。三客竝知非一世。兩山迴首

有餘踪。記實也。數年。思堂竟捐館。

死也。

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為江甯

糧道。余適在江甯。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

言繼思堂之遺範也。

重

泣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

又記其聚然大不堪矣。

丹厓攜昔三人同遊之圖。出

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竦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此為文章大結束。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亡。竦與夢樓餘年處世。更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為真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前後層次井然。並不別置議論。而感慨遙深。是作記體裁。合作也。

柳宗元前見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

灌瀟二水在永州府城外。

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名。

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

言溪自己之才能也。

故謂之染溪。題前借引一

層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憲宗朝宗元坐

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提愚字作主。

古有愚公谷。

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

今余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銀斷斷。辨爭貌。應上兩或曰。不可以不更也。

故更之為愚溪。

叙出名溪之故。

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

又就愚字生發。○二愚。

自愚邱東北

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三愚。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

蓋上出也。

言水由地中向上而出。

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四愚。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

愚池。

五愚。

愚池之東。為愚堂。

六愚。

其南為愚亭。

七愚。

池之中。為愚島。

八愚。

嘉木異

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總結愚字一筆。○叙出入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

夫水。

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

峻急多坻音池，小。坻曰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歲淺狹，蛟龍不屑居，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明溪之所以為愚。甯武

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

也。是為真愚。○子厚貶黜柳州，雖被人所累，然忠而見疑，實朝政之失，故此數句，滿腹牢騷。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

名焉。此段明己之所以名溪。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

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一段，抑揚對照。○自表身分。余雖不合於俗，亦

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達理悖事一段，抑揚對照。以愚辭

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

也。鴻蒙，元氣也。一云海上氣。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己之愚與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奇絕妙絕。

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

上。仍收轉八愚作結。

通篇就一愚字。點次成文。借愚溪自寫。凡愚溪之風景。宛然自
己之行事。前後關合照應。異趣沓來。描寫最爲出色。

梅曾亮遊小盤谷記

見前 謂之小盤谷者，別於大行之盤谷也，亦以其環四山之間，故曰盤也。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

在金川門外，亦名獅子山。

而止有小盤谷。余嘗求之。至

其地。土人或曰無有。

以上叙遊之前。

所見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

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

入情。

炊許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

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轉至大谷。四山皆大桂樹。

隨山之陂。隨。

山上不
平地方

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警欬不得他逸。雖寂寥

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

以上正寫小
盤谷中實景

由寺北行至廬

龍山。其中阮谷窪隆。若井竈。齟齬

口內上
下之齒

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

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

小茅屋。
大如瓢

皆當其地。

以上
觀筆

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

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

也。動

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

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

以上從登眺中
點明小盤谷

同遊者

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以上敘
同遊者

曾湘鄉嘗惜古文家少恬適一種。獨許柳子厚山水記。非他家

所可及。此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

樂。足當恬適二字。子厚不得專美於前矣。

柳宗元

前見

袁家渴記

在永州

由冉溪

湖南永州

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潭。由溪口

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

者三。莫若袁家渴。

鈞潭、潭、西山，皆為陪筆，此入正文。

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

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

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

四字句，文筆渾化，柳州慣用此法。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

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櫟、石楠、檉、櫛、樟、柚。草

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此等句法皆從東西都賦學來。 繆轄水石。每風自四山

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菴荔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

搖颺蕨蕤。與時推移。神化之筆宜細心學之。 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曲折之筆。加以點綴之功。平常文章。亦能起色。

柳宗元前見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碗也。 崇樹滿也。 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澗。江邊

也。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吏字用得老當。 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

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言民出資以養

官望其持
平行政耳

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

比喻之詞。
申明題目

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

罰之矣。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有達於理者。得不怨而畏乎。存義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詐暴。其爲不虛取直也明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前規後頌。頌不忘規。牧民者宜銘座右。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

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點夜字。况陽春召我以煙景。

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景也。大塊。天地也。觸目春光。皆天地之文章。○點春字。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

事。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弟共宴于其中。○是設宴本意。羣季俊秀。皆爲惠連。羣季。謂諸弟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美諸弟之才。吾人詠

歌。獨慚康樂。謝靈運。封康樂侯。○謙自己之拙。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

觴而醉月。四句確是春夜宴桃李園。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

宴客于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末數語。寫一觴一咏之樂。與世俗浪游者迥別。

發端數語。已見瀟灑風塵之外。而轉落層次。語無泛設。幽懷逸

趣。辭短韻長。讀之增人許多情思。

韓愈 見前 雜說 字退之，南陽人，官刑部侍郎，因諫憲宗迎佛骨，貶潮州。

世有伯樂。洛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此以伯樂喻知己，以千里馬喻賢士。○一歎。千里馬常有。

而伯樂不常有。二歎。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駢，兩馬並也。○三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

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拘一筆。安求其能千里也。四歎。○千里二字，凡七歎，感慨悲惋。策之

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

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五歎，總結。

此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

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其材。否則亦埋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然耶否耶。甚矣。知遇之難其人。

周容小港渡者

周君字茂三，明諸生，遺民也。浙江鄞縣人，國變後，初為僧，以母在，反初服，有春酒堂詩文集。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

浙江鎮海縣東海中有蛟川城，門山蛟川城，當即指鎮海。

命小奚以木簡

奚，隸役也。

（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簡，手版也。此則僅作版字解，言以木版夾書而束之也。

束書從。時西日沈山，晚煙縈樹。

寫景如畫。

望

城闌約去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

妙在熟視二字。

小奚

及行李。

神來之筆。

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

妙對，偏與問意相反，匪夷所思。

予愠為戲。

我亦云然。

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書崩，啼。

小奚啼也。

未即起。及理書就束，而前門已

牡下。

戶鑰曰牡，言城門已鎖也，應速進句。

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

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一收點醒。

此篇爲敘記體裁。文祇百餘字。意思雙關。耐人尋繹。真見道之言。

朱頴明人與唐彥峰

冰雪初融。瓶梅大放。江南春色。報我枝頭矣。古人玩花。謂談賞爲上。茶賞次之。酒賞又下。弟鄙也。濁請從其下者。午餘洗杯以待。幸早臨是望。

此爲賞梅招宴之信。寥寥數句。包括全文。首句言時令。次句二句三句。言梅花之開。卽用陸凱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典也。

招友本爲賞梅。賞梅意在飲酒。借說三種賞法。而自居下等之賞。用筆新奇。善於自解。

羅隱前見辯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

菽。豆之總名。粟。穀食也。

蛟蜃

蛟。龍屬。形似蛇。而四足。大者十數圍。

能吞人。蜃。蛟屬。似蛇而大有角。如龍。見本草。

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其所全者大。所

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生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

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

史記周本紀。武王觀兵于盟津。以伐紂。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按盟津書作孟津。在河南孟縣南。今曰河陽度。

焚山絕流者也。叩馬而諫。

(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西伯卒。武

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計菽粟而顧鉤網者也。於古通戲古文字。

所全者大。所去者小。大聖賢。大豪傑。有此作用。煦煦子子者。烏足以語此。○此篇以嗚呼二字作收。學者宜細細辨玩。

劉向齊義繼母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人，楚元王四世孫。

齊義

義爲其善，非名也。

繼文重在繼字。

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死於道者。吏

訛之。被一創。二子爲兄弟。適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

必無之事，特行文之樂耳。

弟曰。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今皆赦

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

其母。聽其所欲。因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

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乎。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繼母。

凡事必有一理。此篇以義氣相高。而不背於正。讀者當惻然動心。

左傳子革對靈王

左傳周左邱明作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次于潁尾。冬獵曰狩。州來潁尾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五子皆楚大夫也。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乾谿水名自潁

尾遣五大夫詔，即駐乾谿以爲兵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尙羽衣。翠被。被，帔也。以翠羽飾之。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

出。執鞭出以教令。僕析父。楚大夫。此等閒叙，若無緊要，然妝點正于此處。右尹也。子革也。鄭丹曰夕，暮見也。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

伯。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之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僂能記得清楚。四國皆有分。齊衛晉魯皆賜之珍寶，以爲分器。我

獨無有。楚獨無所賜。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禹鑄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靈

王欲求周鼎，以爲分器，意欲何爲。對曰：與君王哉。四字冷妙。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篳路藍縷。

筆路，柴車，藍纓，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以桃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祥之事。寫楚與周疏遠。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寫

四國是周親貴。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寶器所以展親，不得頌及疏遠。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今周與齊晉魯衛皆服事楚，將唯楚命是聽。豈惜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爲張大隱見楚子之無君。冷妙。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許旣南遷，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

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求至遠祖之兄所居之地，更屬可笑。對曰：與君

王哉。冷妙。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不有天子，何有于鄭。妙論解頤。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羹。郎賦皆千乘。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有二邑，言我大築四國之城，其田之賦，皆可出兵車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又欲使天下諸侯無不畏我，其心益肆矣。對曰：畏君王哉。冷妙。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複一句妙，加敢不二字，尤妙。○三段寫楚子何等矜滿，寫子革何等滑稽，對矜滿人，自不得不用滑稽也。

工尹路請曰。

工尹，名路。頓。

君王命剝圭以為鍼。

威秘。

敢請命。

鍼，斧也。秘，柄也。言王命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

制度之命。○圭，至寶也。乃以武器而剝圭，楚子何心，忍舍圭而為賤具乎。可見外強中乾，如敗落之家，日趨貧窘。

王入視之。

王入內視。工尹所為。

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如響，應聲。

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摩厲以待，王出將此利刃斬王之淫惡。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三墳，三皇之書。

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方之記。九丘，九州之志。倚相盡讀之，所以為良史。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周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為御，以徧行天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

蔡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所父，祭公力諫遊行，故作詩，以止邊穆王之慾心，此逸詩也。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祗宮，齊宮名。穆王聞諫而

啟，故得善終于祇宮，而免篡弒之禍。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祈招之詩，是穆王近事，遠謂墳典諸

書，具是引動楚子之問，可謂長于諷諭。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惇惇。式昭德音。惇惇

安和貌，式，用也，言祈父之性安和，用能自著命聞也。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言當思我常度，出入起居，如玉之堅，如金之重也。 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著意在此句，利刃已斬。 王揖而入。執鞭以出，至王入視之，王出復語，至王揖而入，兩出兩入，遙對作章法，至此已悟己之驕侈，以為不

善，故並不言，但揖而入也。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靈王被子革一斬，寢食不安者數日，却未曾斬斷，不能遷

善改過，○明年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前叙次于乾谿，何等意氣，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

楚子一番矜張之語，子革絕不置辨，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

閒閒喚醒，若不相蒙者，既不忤聽，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為善諫

歟。

柳宗元

見前

論語辨

字子厚，唐河東人，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

與，字子

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

因曾子之死，而決論語為曾子門人所作，考據簡確。

是書記曾

子之死。去孔子也遠矣。時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

子之弟子為之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

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此駁甚好，俾下文可以辨明。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

有子不能對，示不敢當也。

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

樂正子春子思

二人魯人曾子弟子

之徒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

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此說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注前。然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爲重輕也。

蘇洵木假山記

蘇洵宋文學大家字明允號老泉眉州人東坡之父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至能任棟梁。則又遭斫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爛。卽不破折。不腐爛。則爲人之所材。而。不。免。斧。斤。之。患。題爲木假山卽從木上生出許多意思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

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尙見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爲好事者所見無多。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之中。又有不幸者焉。發揮意思。至此收束。予家有三峰。入題。巋然皆存。且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爛。又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意思不窮。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正也。刻峭凜然。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

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

此篇以木之遭逢。喻人之遇合。而一聽造物者之位置安排。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爲累碁勢。轉丸手。良然。

魏學洙核舟記

魏學洙字子敬浙江嘉善人。明忠節公大中之子。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

花木蟲魚。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

蘇子瞻名軾號東坡。

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半寸許。

先述長短高低。

中軒蔽。

一本作敞。

者

爲艙。翳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牕可啓閉。牕外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

穆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髻者爲東坡佛印也居右魯直居

也

黃山谷

居

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右臂掛念珠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蠅足鉤畫了了其色墨

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總述全文明爲人五爲
廳八爲翁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爲對聯爲題名并篆文
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
詳矚既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

窄渺之思而達以明顯之筆退之畫記後復見斯文。退之唐韓愈也

柳宗元前見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直起之法楚城之山多產焉於連於留者。連留皆山名在廣西獨

名於世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此篇作意重在復字故先以盡字引起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

史崔公名敏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讀者試猜之其命意何在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

曰。毗^張之熙熙^和也。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言土與石受其恩也。}以為不信。往

視乳穴。穴人笑之曰。^{用一笑字。情文相生。}是惡知所謂祥耶。^{此祥字與上祥字輝映。}嚮吾以刺史

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給焉。^{原來如此。}今吾刺史

令明而志潔。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即此數句可抵一篇循良頌。}且夫乳

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是而入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取之之難。若是。又不得吾直

吾安得不以盡告。今刺史誠吾故告也。何祥之為。吾聞之。^{三字推開一切。另起議論。文勢}

^{從容。}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為怪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也。

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昌言正論。信手拈來。}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

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獨非祥也歟。

以政不以怪一語。可以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知合浦珠還。亦此意也。行文雖譎。而一歸於正。故佳。

王先謙南菁沙田記

王公字益吾。長沙人。前清翰林。授江蘇學政。南菁書院山長。

南菁江陰沙田者。松江川沙廳境。東海中橫沙也。用直起筆法。道光間始見。可

萬畝。厥土斥鹵。粗而鹹。草蘆生之。可伐爲薪。漁於海者私焉。而內費於

廳之官吏。所爲草息也。述田之所用。句法好且簡潔。同治中。徵息入江蘇。布政使庫。歲

入百千。光緒七年。江南大吏。有清丈新漲沙灘。招佃報買之奏。於是

候遷道姚君文枏。上海舉人。字子讓。清河道費君學曾等。仍也。佃租取也。橫沙四萬

餘晦。音畝。價銀至萬二千。歲徵息至二千千。眾競於利。爭訟積年。姚君

費君願入公。爲書院膏火費。余又償他姓佃價銀六千兩有奇。沙遂

爲書院有。敘明來歷。必不可少。沙灘若以蘆草泥併地計。共五萬晦。蓋已視昔加

贏。此南菁書院有沙地之始。草蘆得鹹潮益茂。故高阜轉稀。擇地闢

之。可得二萬晦。薪樵柴也。無損。而菽麥加豐。以屬姚君等董其事。經始

光緒丁亥。以晦四之一爲隄防溝洫。聿有成績。餘次第盡墾之。此沙

地有田之始。今歲入告。部議升科。嗣是沙田爲書院恒產。利賴及久

遠矣。引斷一句。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造物之資於人者。日取焉而不

窮。在善理之而已。吳地襟帶江海。彌望衍沃。得漲沙則土人擁圩而

耕久之戶口滋多。小爲鄉聚。大則都邑。今靜江靜江在桂林。今言崇明。疑靜海之誤。蓋海門有靜海鄉也。明是矣。茲沙若闢。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苟主之者盡招徠區畫之方。絕龍斷苛擾之弊。數十百年後。恐將建官分治其境矣。說得大有關係。地在吳淞口外百里。爲海上天然屏蔽。異日築城郭。設汛防。言形勢者將有取焉。不獨書院區區之利也已。沙無名。名以南善自余始。光緒十四年夏六月記。

此篇行文。並不用典。極爲省力。

陳祖范忠義辨

陳公字亦翰。號見復。常熟人。有盛名。雍正試禮部。蔣文肅廷錫當國。陳星夜回籍。言不願附權門也。

明季諸生布衣

士未仕者之稱。古者貴賤衣服有別。故以出仕爲釋褐。褐賤者之服。卽布衣也。

殉國者。咸謂宜列忠節。余

以爲宜。目爲義士。入孝義門。夫忠與義相似。而有辨。鐵案如山，不可移易。盡心於

所事之謂忠。死其職守之謂忠。忠也者。人臣之軌則也。諸生布衣。未

出事君。無所職守。祇以名義所在。不可苟安。激於羞惡之本心。以死

遂志。其行若過當。其事若可已。縱令不死。亦不爲大無義也。爲且必

死而不悔。則義莫甚焉。若夫忠與不忠對者也。如此則忠。不如此則

不忠。彼諸生布衣之殉國。詎曰不如此遂不忠者乎。明白之至。忠之名嚴

而切。專致於君上之辭也。義之名大而緩。自守其分誼之辭也。四句分疏明若

觀火夷齊扣馬而諫。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國而隱，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太公曰：義士不

曰忠。臣孔子亦不與三仁並稱。可知其區以別矣。蓋未仕而殉國。與

未嫁而殉夫同。婦稱節。女不可稱節。貞爲宜。臣稱忠。士不可稱忠。義爲宜。

忠義二字。界限分明。此論亦極確切。作文用意。卽此可反三隅。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禹偁字元之。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

黃岡之地多竹。

黃岡。縣名。今屬湖廣黃州府。

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

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從竹說起。

予城西北隅。雉堞

城上之垣。

圯毀。藜莽

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

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建。○次說因竹作樓。

遠吞山光。平挹

江瀨。幽闐遼窅。不可具狀。

瀨。水流沙上也。闐。寂靜也。窅。遠也。○寫山川之景。

夏宜急雨。有瀑布聲。

飛泉懸水。

曰瀑布。

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

基。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上一二句寫天時之景，下四句寫人事之景。

連下六宜字，又下一助字，正見能知聲韻，與竹相映而倍佳，文致雋絕。公退之暇，被鶴擎敵衣，戴華陽巾。道冠，手執周

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

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時禹偁謫貶黃州郡。○上寫竹

樓之景，令讀者心開目朗，此寫登樓之勝，則遙情獨往，翩翩欲仙矣。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浦建，落星亦樓名。井幹麗譙

華則華矣。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二十丈，麗譙樓，曹韓建。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

取。騷，憂也，屈原作離騷，言遭憂也，風雅亦曰風騷，故謂詩人為騷人。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

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取穀一熟也。○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噫。吾以至道

宋太宗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州。貶滁丙申移廣陵州。遷揚丁酉又入西掖。中書省曰

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黃州郡名齊安。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

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細敘數年履歷。如聞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為愴然。後

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以修葺望之後人。極繫戀。又極曠達。

冷淡蕭疎。無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於景象之外。可以追柳

州得意諸記。起結搖曳生情。更覺蘊藉。

左傳駒支不屈於晉襄公十四年。

會于向。晉會諸侯于向。為吳謀楚。將執戎子駒支。戎。四嶽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范宣子。晉士。親數諸朝。執之無名。乃于

未會前一日。數其罪而責之。朝會。向之朝位也。曰。來。姜戎氏。聲色俱厲。先呼來。次呼姜戎氏。便是相陵口角。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乃汝也。吾離。戎祖名。昔為秦穆公迫而逐之。瓜州。今燉煌地。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

君。苦蓋，白茅也，無衣，故被苦蓋，無居，故蒙荆棘，先君謂惠公。○極寫其流離困苦之狀，以表戎醜。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

分而食之。腆，厚也，中分為剖。○寫加恩于戎，非復尋常宜後世報答不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諸侯事晉，不比昔日。

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主也，戎洩晉之政，人盡知，晉政缺失，是言語漏洩于諸侯，由汝戎實主之，不然今日諸侯之事晉，何遂不如昔日乎。○懸空坐他

罪名，詰朝之事。詰朝，明日也，事謂會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寫得聲色俱厲，令人難受。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眾，貪我土地，而逐我諸戎。秦恃強而欲得土地，所以逐我。○此辨戎祖被逐，則秦人實惡，非戎之醜。惠公蠲其大德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翦棄，滅絕也。○此辨惠公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人之裔，禮應存恤，不為特惠。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賜我之田，荒穢僻野，我力為驅除而處之，臣事晉之先君，

不內侵，亦不外叛，至于今日，不敢攜貳。○此辨晉剖分之田，至為做惡，戎自開墾也，非受實惠。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

舍戊焉。

舍，留也。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留杞子等戍鄭而還。

於是乎有殺之師。

僖公三十三年，敗秦師于殺。

晉

禦其上。戎抗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當殺之戰，晉過秦兵于上，戎當秦兵于下，秦師無隻輪返者，我諸戎効力攻秦，實使

之然。○此辨戎大有功于晉，亦足云報。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

同。譬如逐鹿，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捩其

足以抗下，是我與晉同斃此鹿也。

戎何以不免。

戎有功如此，何故尚不免于罪乎。○問得妙。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

自敗秦以來，晉凡百役使，戎皆相繼以從執政使令，無變志也，豈敢有邊

遠之心。○此辨戎之報晉，不止殺師一役，至于百役，不可勝數。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今晉之將帥，或自有闕失，以攜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惡指漏洩言語，以害晉也。○此辨言語漏洩，職汝之由，言戎與華不相習，非但不敢為惡，

亦不能為惡也。不與於會。亦無費焉。

費，悶也。我不與會，亦無所悶。○此辨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言我亦不願入會也，說得雪淡妙。

賦青蠅而

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辭謝也。宣子自知失責。故謝戎子而使就諸侯之會。成愷

悌也。欲成愷悌君子之名。結出宣子心內事妙。

宣子責駒支之言。怒氣相陵。驟不可犯。駒支逐句辨駁。詞婉理直。宣子一團興致。爲之索然。此等文章。直詞令能品。

蘇軾見前日喻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人。官學士。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此句總收。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此等文法。純從蒙叟得來。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

無以異於眇。明白如話。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

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言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

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意字用得新。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

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

也。南方多沒人。言泗水沒入水中也。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

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年可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常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沒

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大抵不學而務求

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

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未嘗見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學而強求其得。是一意。前後兩意。俱用設喻成文。全得莊子之法。愈淺近而愈明。所云每下愈況者也。

方孝孺指喻

孝孺字希直，寧海人，明燕王篡位，方不屈，合族被磔。

浦陽浙江浦陽縣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

日。左手之拇拇，大指也。有疹。疹，發生小紅點也。焉。隆起如粟。言高起有粒如粟也。鄭疑之。以示人。人

大笑。以爲不足患。曲筆反振。既三日。疹大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

如初。又一反振又三日。拇。指。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剗。剗。割也。刺。狀。肢。

體。心。膂。春骨也。無。不。病。者。皆上文反振之力。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

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無上之笑。則此二句無根。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

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已。成。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

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胸也。否。亦。將。爲。

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

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之。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

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

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且。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

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以上十二句議論雙關夾喻夾寫 蓋眾人之可知

者。眾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

寓於不可見之初。眾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寫出正意，題中喻字

格外分明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

者乎。而可以為天下患者。豈特瘡疖。瘡亦瘡也 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

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於甚病。况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

敝之餘。吏之戕摩。戕，殺害也。摩，擦損也。 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為

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哉。余賤而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

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左傳）三折肱，知為良醫。言得於己身之經驗多也。 君

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毋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病在有天下而不知治。豈真視不指若哉。因循釀禍。漸至不可救藥。雖有良醫。其奈之何。

韓愈送王秀才序

見前 王秀才，疑卽王績之孫。

吾少時讀醉鄉記。醉鄉記有二，一唐王績所撰，一清戴名世所撰，戴作與王績相反。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

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皆晉高士。乃知彼雖偃蹇

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

逃焉者也。卽將王績之爲人引起王秀才。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

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

昏冥之逃耶。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唐德宗年號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唐太宗立宗年號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歲月。

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卽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厚。惜吾力不能振之。而吾言又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飲之以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顏曾陶阮。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爲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爲悲也。此行文最占地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唐順之竹溪記

唐君應字得明武進人天地人物各學無不窺世稱荆川先生

予嘗遊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從無竹處說起。作總提挈。奇想。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

亦必購求海外奇物。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如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

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

二句正面指點。○以上推進一層，就絕微海外立說，以廣京師及江南人之意。

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

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以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予以謂舅豈真不能與有力者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俗。是以古來知好竹者絕少。彼京師人豈能知而貴之，不過

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舅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尤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不能聞也歟。然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舅猶將極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舅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夫。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

題面說竹。卻是說人。夾喻雙關。作文須當如是。

歸有光前見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曰錢門塘。洪氏居之。此爲直起法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

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爲丘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

在山陽中。

寫菊窗先叙其居

昔仲長統

漢三國時人字公理

高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

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日。則烹雞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王侯

之貴。

此爲陪襯之法。惟嫌太長。

今洪氏之居。隱然如此。

兩句到題

且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

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

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

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

不脫比較之意。章法完密。

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

其所不樂者猶多也。故爲尙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彼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此文作法。學柳柳州之梓人傳。所謂洪氏者。不肯先舉其名。至收句方出。此文章家之狡獪也。

李白秋日在敬亭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李白唐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玄宗時爲學士

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漢司馬相如作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在湖省覽七

澤

在湘省

之壯觀。酒隱安陸。

漢書江夏郡安陸縣

蹉跎十年。初嘉興

浙江省

季父謫長沙

湘省

首縣

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崑乃稚子。嬉遊在傍。不之異也。今來有

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之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

西登香鑪

江西

長山橫蹙。九江

江西

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

奔電。深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

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着鞭先往。桃花

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甯闕

乎。

豪情四溢。幾不覺爲短篇文字。

歐陽修前見峴山亭記

峴山即峴首山，一曰峴山，在湖北襄陽縣。

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

其人句，攝取全神。叔子陸抗並舉。

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也。落到叔子，陪以元凱。寫其人者，寫峴山也。

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

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

專重叔子。

至於流風餘韻。藹

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思叔子也尤深。

側重叔子，以醒題目。

蓋元

凱以功。叔子以仁。

判別分明。

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傳言叔

子嘗登峴山。慨然語其屬。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無聞。

因自顧而悲傷。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

山有專屬，平叙中見側注。

元凱銘功於

二石。謂以平吳之功。刻之於石也。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時而變

遷。石磴有時而磨滅。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所遊止也。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疵累。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今將此說並存之。

方苞

前見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兩意夾寫，精警異常。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眾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眾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眾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

矣。明明白白，文筆如分水之犀。

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為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此篇題極平常，而即從平常運意，章法甚佳。

張說竇尙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唐玄宗相，封燕國公。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不榮，有情咸

達。况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侯執法之官，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歷

觀近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瑤殿。窈窕雲閣，歲黹華館。不亦泰

乎。然王事靡盬。

見小雅，言忙勞也。

夙夜在公，接良會於愷澤。散煩襟於清曠，不

亦優乎。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召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雕

俎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隔層城而助興。繁鶯芬樹。遶高臺而共樂。旨酒未缺。芳塘半陰。盍陳既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

張公一代大手筆。此其小品也。而氣體清華。固非俗手所及。

宋濂前見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天性

特異於此可見。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牛之蹊田者。父怒撻之。

父真俗人。冕真犂牛之子也。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母殊解事。勝乃父多矣。冕因

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之。達旦。學生聽者如此。好學安有不成。佛

像多土偶。獐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即此已見正氣。與朱翁子一流。安陽韓性。字明善。紹興人。琦八世孫。

元之通儒

聞而異之。收錄為弟子。

已進一步

冕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

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

又進一步

久之。母思還故里。冕僱白牛

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

用筆如畫

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

孝光欲薦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

下。備奴使哉。

骨品不凡。此之謂剛健。

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

者行郡。

行郡。巡方也。

坐馬上。求見。拒之。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

與孔子拒籬。悲同一命意。

者聞之。慚。後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大川。或遇奇才

俠客。談古豪傑事。每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生。北遊燕都。館

祕書郎。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

中狐兔遊矣。

何異銅駝
荆棘語。

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

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

知世將亂。携妻孥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千株。桃杏居其

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養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

梅花屋。一夕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

君子惜之。

文奇人奇。於徐文長傳外別樹一幟。

梅曾亮

見前

劉忠義傳

梅公字伯言。金陵上元人。前清道光進士。其古文上追姚鼐。

君姓劉。諱斌。陝西咸甯人。始爲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嘗練鄉

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安司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

之。此下一句，方有後文。常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

免。聶之言，何自而來，奇甚。時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也。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夜

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鄉村烏得有此地方官絕不禁耶。君拊膺悲歎。信聶言不誣。筆氣頓住。

以下再起。後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之令守。

皆難其事。誤事在此句。即訊鐵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

脛。賊始本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為期。反振一筆，方可引起下文。至是不及待。又忿

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入。事已敗露，迫不及待，因鋌而走險。君時居典史署。晨起

更衣。聞變。問僕之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即更短衣持械出。靈動敏捷，自是

人。遇賊於衢前。乃擊殺二賊。並子嘉善皆死。子之死。同乃父拒賊也。妻韓氏先得君

與訣書。卽坐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婢春梅夏蓮從

死。先是韓僞怒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爲朝廷所知也。贈官

知縣。謚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

諭李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此篇敘劉忠義之功。殊有天幸。然劉非幸冀成功者。警報一聞。

卽荷戈而出。文中以此爲主人。故寫得極有關係。知乎此卽悟

文章賓主輕重之法。

國語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書名。周左邱明作。史通名國家語。今本二十一卷。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為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郟洛邑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

王賞之以陽樊。掘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開口便正太。

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出田賦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

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

其餘。甸服之外。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

害。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一旬結上起下。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

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九御即九嬪。九品即九卿。嬪與

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奢不過足。以而已。豈敢等字見先王竝無一點奢用。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

而輕重布之。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王何異之有。除葬禮外王辭有異。○只數語說得隧字十分鄭重。下乃反覆寫其

不許之意，今天降禍災于周室。謂叔帶之亂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

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隧也。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之至。下則純是刀斧砍截之語。先民有言

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飾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貫至大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

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于天下。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戮也。裔，遠也。

○逆振一段緊附。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

改也。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雋。○直說出晉文請隧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隧也。○又逆振一筆緊附。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

私勞，即私德，在襄王為德，在晉文為勞，大章，即服物采章，忝，辱也。○直說出不許行隧之意。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

之。○若晉文自制為隧，余安能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法，愈緊，措辭愈妙。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一團高興，被說得水冷水淋，襄王真好。

通篇只是不為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張溥前見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州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入手便題出 五人來歷 至於

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闕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

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點墓碑，○先說後來，慢說前事，文法特異。 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

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

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况草

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史公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良然。予猶記周公之被

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人。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

動天地。吳民好義如此。緹騎魏闕所遣捕人之馬兵。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眾不能堪。扶擊也。而

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毛一鷺。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

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呵時。皆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

以免。一時義勇如見。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

杰。沈揚。周文元。點五人姓名。卽今之僇。積人曰僇。然在墓者也。句宕甚。然五人之當刑

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

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寫五人凜凜若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不能易其志者。四

海之大。有幾人歟。

文情開展

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

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此言五人之死義爲尤難

且矯詔猶言假傳聖旨紛出。鉤黨之捕。徧

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綬。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

懷宗卽位。謫魏忠賢。鳳陽看皇陵。忠賢行至阜城。知不免誅殛。因自經死。○此言五人之死關係甚大。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暗指魏黨一

且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煞。是以蓼

州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

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

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今猶生。誰謂五人之不幸哉。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

下。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

士之悲哉。反掉一段。文勢振宕。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

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點出作記意。賢士大夫者。罔

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點出賢士大夫作結。

議論隨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

竝垂不朽。

文震孟邢布衣傳

文君，明人，字文起，徵明之曾孫。

邢蠹齋先生。名量。字用理。居葑在蘇州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鐙

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

已。風骨楞楞，高人之變。相與顏氏簞瓢不殊。僉憲陳公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先說陳之嚴峻，方可襯出布衣。惟

挾册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吏部侍郎。過

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質直而又和易，自是端人。吳公乃

假鄰家木榻坐門外。亦質直，不立崖岸。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凡

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

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德性既純，出言自不庸俗。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

遺墨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云。

立品高而處境貧。與陋巷簞瓢。差堪伯仲。彼鑿坏羊裘之隱。反覺有意矜奇。

歐陽修 伶官傳敘論五代史

前見 伶官之變幸者名周匝善俳者名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為郭從謙景進史彥

瓊莊宗皆寵幸之後為郭門高所弒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一篇主意 原莊宗李存勳亦名昶子 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莊宗之父李克用 之將終也。以

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朱溫 吾仇也。燕王劉仁恭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矣。先將

莊宗初年得意時才畧極力一揚

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

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

襟。何其衰也。苟無上文之揚。則此處之抑無根。作文者須當理會。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

之迹。而皆由於人歟。應上文作設問。以為論斷。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名論不磨。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

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人當得意時。彩烈興高。精神充

足。往往有不期然而然者。及失意時。則神衰鬼弄。無事可爲。故君子操守必固也。

夫禍患每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王安石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神宗宰相。臨川人。創行新法。爲時流所忌。科舉用經義。實創其手。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其父以生事訓勉營生之計付之。子

善則先日出以作。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

天寒矣。家一人未纈。其夫婦必尙單衣。世人果能如此。無有不成。蓋如此者二十年。

大收束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

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常人之所難。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

過。則顏色愈溫。須於飲酒歡極之間。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周到圓通。熟悉世故。

人苟如此。無往不宜。曰。吾親以汝屬我。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

悟悔改爲善士。以德服人之效。以文學名於世。然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

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莊子徐無鬼）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按）謦欬言笑也。輕曰謦。

重曰之音。往往逃匿。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絀謂子善嘗以絀諛。而爲公家所拘也。

一至訟庭及茗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

焉。其見畏愛多此類。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

以治平十年號。宋英宗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

靈源村父墓之域中。

看似庸言庸行。而自覺難能可貴。俗尚澆薄。須得此種人挽回之。

元結菊圃記

前見

春陵

今湖北棗陽縣東

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

（唐書元

結傳）結父延祖，再調春陵丞，則文中再來云者，是次山二次隨父之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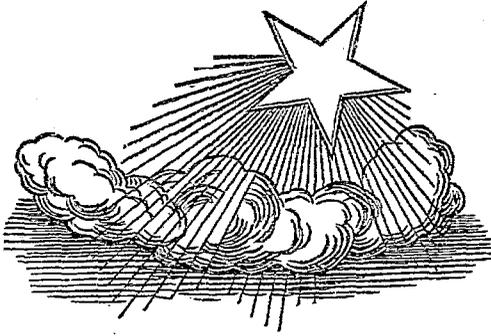
菊不見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夫人誰不

知菊之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在蔬菜是佳蔬。縱不合土宜。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嗚呼。賢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重愛。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

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伎。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

平易近人。最宜初學。其重要處。在賢人君子數句。雖是說菊。卽以說人也。

一千九百十九年初版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上海徐家匯
翰飛鄒弢

印刷者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